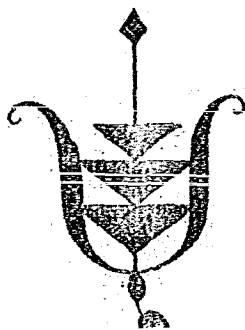

兩宋詞人小傳

季瀨編著



民治出版社印行

李 灝 編 著

兩 宋 詞 人 小 傳

上 海 民 治 出 版 社 印 行

目次

| | | | |
|--------|---|-----|----|
| 序言 | 一 | 林逋 | 九 |
| 北宋詞人小傳 | 一 | 李冠 | 一〇 |
| 潘閔 | 一 | 王安石 | 一〇 |
| 寇準 | 一 | 王安國 | 一一 |
| 王禹偁 | 二 | 韓縝 | 一一 |
| 錢惟演 | 二 | 柳永 | 一二 |
| 晏殊 | 二 | 蘇軾 | 一三 |
| 范仲淹 | 四 | 黃庭堅 | 一四 |
| 歐陽修 | 四 | 秦觀 | 一五 |
| 張先 | 六 | 張耒 | 一六 |
| 晏幾道 | 七 | 晁補之 | 一六 |
| 宋祁 | 八 | 陳師道 | 一七 |
| 張昇 | 八 | 李之儀 | 一七 |
| 梅堯臣 | 八 | 賀鑄 | 一七 |
| 韓琦 | 九 | 毛滂 | 一八 |

兩宋詞人小傳 目次

| | | | |
|-----|----|-----|----|
| 晁冲之 | 一九 | 王詵 | 二四 |
| 周紫芝 | 一九 | 王雱 | 二五 |
| 程垓 | 二〇 | 秦觀 | 二五 |
| 陳克 | 二〇 | 魏夫人 | 二五 |
| 謝逸 | 二〇 | 李元膺 | 二五 |
| 杜安世 | 二一 | 時彥 | 二六 |
| 舒亶 | 二一 | 米芾 | 二六 |
| 李薦 | 二一 | 葛郯 | 二六 |
| 王觀 | 二二 | 謝逸 | 二七 |
| 朱服 | 二二 | 晁元禮 | 二七 |
| 章棣 | 二二 | 周邦彥 | 二七 |
| 章驥 | 二二 | 万俟詠 | 二八 |
| 劉涇 | 二三 | 宋徽宗 | 二九 |
| 張景修 | 二三 | 李清照 | 二九 |
| 陳亞 | 二三 | 葉夢得 | 三一 |
| 葛勝仲 | 二三 | 汪藻 | 三一 |
| 趙令時 | 二四 | 劉一止 | 三一 |
| 蘇過 | 二四 | 向鎬 | 三一 |

| | | | |
|--------|----|-----|----|
| 王庭珪 | 三三 | 辛棄疾 | 四〇 |
| 王灼 | 三三 | 陸游 | 四一 |
| 陳與義 | 三三 | 陸淞 | 四三 |
| 趙長卿 | 三四 | 范成大 | 四三 |
| 呂渭老 | 三四 | 楊萬里 | 四四 |
| 蔡伸 | 三四 | 張掄 | 四四 |
| 曹組 | 三四 | 曹勛 | 四四 |
| 李甲 | 三五 | 葛立方 | 四四 |
| 向子諲 | 三五 | 朱熹 | 四五 |
| 徐伸 | 三五 | 陳亮 | 四五 |
| 田爲 | 三六 | 俞國寶 | 四五 |
| 南宋詞人小傳 | 三七 | 曾慥 | 四六 |
| 張元幹 | 三七 | 岳珂 | 四六 |
| 趙鼎 | 三七 | 張鉉 | 四六 |
| 岳飛 | 三八 | 楊允谷 | 四七 |
| 曾覲 | 三八 | 趙彥端 | 四七 |
| 張孝祥 | 三九 | 韓元吉 | 四七 |
| 康與之 | 三九 | 袁去華 | 四八 |

兩宋詞人小傳 目次

兩宋詞人小傳 目次

| | | | |
|-----|----|-----|----|
| 黃公度 | 四八 | 潘枋 | 五四 |
| 仲并 | 四八 | 王十朋 | 五四 |
| 韓玉 | 四九 | 呂勝己 | 五五 |
| 吳儼 | 四九 | 曾協 | 五五 |
| 劉過 | 四九 | 李處全 | 五五 |
| 胡詒 | 五〇 | 王以寧 | 五五 |
| 程大昌 | 五〇 | 周必大 | 五五 |
| 岳密 | 五一 | 陳三聘 | 五六 |
| 楊炎 | 五一 | 王望之 | 五六 |
| 洪皓 | 五一 | 姜夔 | 五六 |
| 洪适 | 五一 | 史達祖 | 五七 |
| 侯寘 | 五二 | 史浩 | 五八 |
| 京鏜 | 五二 | 王質 | 五八 |
| 章良能 | 五二 | 李流謙 | 五八 |
| 嚴仁 | 五三 | 盧祖皋 | 五八 |
| 黃公紹 | 五三 | 高觀國 | 五九 |
| 李彌遠 | 五三 | 黃機 | 五九 |
| 王千秋 | 五四 | 劉侯 | 五九 |

| | |
|-----|----|
| 張輯 | 六〇 |
| 高登 | 六〇 |
| 胡仔 | 六〇 |
| 陳經國 | 六〇 |
| 倪偁 | 六一 |
| 尤袤 | 六一 |
| 李光 | 六一 |
| 姚述堯 | 六一 |
| 李泳 | 六一 |
| 劉克莊 | 六一 |
| 陸叡 | 六一 |
| 王炎 | 六三 |
| 蔡戡 | 六三 |
| 洪咨夔 | 六三 |
| 黃昇 | 六三 |
| 黃孝通 | 六四 |
| 潘希白 | 六四 |
| 方岳 | 六五 |

兩宋詞人小傳 目次

| | |
|-----|----|
| 吳潛 | 六五 |
| 汪莘 | 六五 |
| 廖行之 | 六六 |
| 朱嗣發 | 六六 |
| 蔣捷 | 六六 |
| 程泌 | 六七 |
| 汪暉 | 六七 |
| 李昂 | 六七 |
| 楊冠卿 | 六七 |
| 吳文英 | 六八 |
| 韓澹 | 六八 |
| 洪璪 | 六九 |
| 戴復古 | 六九 |
| 管鑑 | 六九 |
| 郭應祥 | 七〇 |
| 魏了翁 | 七〇 |
| 朱淑真 | 七〇 |
| 趙善括 | 七一 |

兩宋詞人小傳 目次

| | |
|-----|----|
| 吳泳 | 七一 |
| 王邁 | 七一 |
| 吳淵 | 七一 |
| 張炎 | 七一 |
| 周密 | 七二 |
| 王沂孫 | 七三 |
| 劉辰翁 | 七四 |
| 汪元量 | 七五 |
| 陳允平 | 七五 |
| 趙崇燾 | 七五 |
| 游九言 | 七五 |
| 盧炳 | 七六 |
| 柴望 | 七六 |
| 陳德武 | 七六 |
| 衛宗武 | 七六 |
| 汪夢祥 | 七六 |
| 陳著 | 七七 |
| 劉學箕 | 七七 |

| | |
|-----|----|
| 文天祥 | 七七 |
| 夏元鼎 | 七八 |
| 蒲壽晟 | 七八 |
| 趙必瓊 | 七八 |
| 林正大 | 七八 |
| 姚雲文 | 七八 |
| 張玉 | 七九 |
| 石孝友 | 七九 |
| 何夢桂 | 七九 |

序言

詞之起源，是以歌辭爲據的。朱熹言古時先有徒歌，然後披之管弦。宋祁所謂「歌必曼聲乃和」。因爲樂工訂譜，常是增損歌辭，以求合樂的，把歌辭間那些泛聲逐一添上實字，這樣遂成爲長短句了；因就其長短之節爲句，取便歌者，於是詞就興起來了。

詞之興在於中唐，而盛於兩宋。宋人的詞傳於今者極多，除一些零章散見之外，明清人彙刻詞集，所收的共有一百三十家；北宋約四十家，南宋約九十家，這個數量已是不少了。

北宋初年的詞人，以晏殊范仲淹歐陽修張先爲著，他們大都受花間派與南唐二主及馮延巳的影響，而所作的也多是小令。到柳永和蘇軾二人出來，纔有慢詞，慢詞是可以曼聲而歌，通常叫做長調。

柳永是一位精通音律的人，生當仁宗朝時太平盛世，歌臺舞榭，競唱新聲，因此他在坊曲間寫出許多慢詞，創製許多新調，伶妓傳習，散布四方。因此慢詞盛行。如秦觀黃庭堅賀鑄諸人都曾受他的影響，而所作的詞也極多，都能表現清雋樸樸的風格。

至於蘇軾的詞，是詞中的一個別支，但他却能替詞境止開了一個新的局面。他是以詩爲詞，直抒胸臆，並不拘於音律。在當時雖沒有什麼人去倣效，而其影響流於一百年後，在辛棄疾的作品中纔表現出來。他詞的特色是奔放雄奇。所以後人謂詞家之有蘇，正像詩中有杜。四庫全書說：「詞至柳氏而一變，至蘇氏而又一變。」

此後詞漸臻於深造的時期，至周邦彥而集北宋詞的大成。邦彥原是宋代第一流詩人，而又深明樂理，

能自製曲，在嚴格的詞律之中，創製新的歌調，而出以清麗婉美的辭章，情旨深厚，實在已是開闢南宋詞人的先路了。

我們觀北宋詞顯然分兩種風格：蘇軾是豪放的；周秦是婉麗的。此外李清照的詞是兼具豪放清雋，獨往獨來，是別具風格的。

宋室南渡之後，北方的半個中國都陷於胡人，半壁山河，而議和議戰，又無定局，當時的詞人，自不免有些憤激難平之感。後又因文網極嚴，於是詞人的興比愈深，而詞旨也愈晦了。

由是南宋的詞也分爲兩派：一派是崇尚蘇軾的，如辛棄疾，陸游，劉克莊，陳亮，張孝祥，劉過等，他們的作品的情緒都是慷慨激昂的，這一類詞的發展，完全是時代所造成的：一面是因爲金人的侵凌；一面是爲了蘇氏的作品被久壓之後，自然會引起多許人的同感和共鳴了；另一派是宗法周秦的：如姜夔，吳文英，張炎，周密，王沂孫等，他們的詞都是詞采綿麗，聲情婉轉，因爲專究音律，而意境不稍稍隔了。至於後來學他們的人，因豪放不足，而流於粗率，由於婉約的流弊，也愈以雕琢堆砌爲工麗了。

上面所述的是兩宋詞的一個楔子，也可說是宋詞演變的一個小影。至於詞人各具有他的性格及其作風的，以及他所感受的影響與給予後來的啓示等等，這些都是蘊蓄在每一詞人的傳敘中的。所謂「讀其文應知其人」這確是研究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的工作，而本書編撰的徵旨也就在於此。

本編詳錄兩宋詞人約二百家，考其姓氏里居，和生平事蹟，仕途交游以及他的詞生活等，各家並附錄代表作一二首，或佳句麗語而擷繫，以歷代詞話中的名言評語，由此可窺見諸家詞之體格與神致間的風趣，詞的修養及其在詞壇上的地位。聊爲欣賞宋詞者的一些參考而已，尙望海內賢達賜以教正爲幸。

北宋詞人小傳

潘 閔

潘閔字道遙，大名人。太宗朝賜進士第，曾坐事被收繫，後得釋放，做滁州參軍。他是北宋初年一個很重要的詩人，詞也寫得很好。他的道遙詞有四印齋叢刻宋元三十一家詞本，有酒泉子十首，都是詠杭州西湖的景色；其第五首長憶孤山云：「長憶孤山，山在湖心如黛簇。僧房四面向湖開，輕棹去還來。菱荷香噴連雲閣，閣上聲清簌下鐸。別來塵土汙人衣，空役夢魂飛。」陸子澹說他的詞「句法清古，語帶煙霞，近時罕及。」

寇 準

字平仲，下邳人。太平興國中進士，累官至尚書右僕射，集賢殿大學士，封萊國公。乾興初，貶爲常州司戶參軍，後來就死在雷州。（公元九六一——一〇二二），著有巴東集，有明刊，有宜秋館叢刊宋人集本。他的詞頗有花間的風味，如陽關引一首云：「寒草煙光闊，渭水波聲咽，春朝雨霽輕塵歛。征鞍發。指青青楊柳，又是輕攀折。動黯然，知有後會甚時節。更盡一杯酒，歌一闋。教人生裏，雖歡聚，易離別。且莫辭沉醉，聽取陽關徹，念故人千里，自此共明月。」詞句淺露易解。



王禹偁

字元之，鉅野人。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。累知制誥。入翰林爲學士。咸平初年出爲黃州太守，後轉徙蘄州卒。（公元九五四——一〇〇一）有小畜集三十卷，外集七卷，乾隆刊本。他也是北宋一位著名的詩人，所作的詞雖然不多，但很有意緒值得耐味。如點絳脣云：「雨恨雲愁，江南依舊稱佳麗。水村漁市，一縷孤煙細。天際征鴻，遙認行如綴。平生事，此時凝睇，誰會憑闌意。」

錢惟演

字希聖，吳越王俶之子。少補牙門將，歸宋累遷翰林學士，樞密院使。政保大軍節度使，知河陽，後坐事落職，爲崇信節度使歸鎮卒。諡文僖。有擁麾集。他雖是降王之子，做過大官，然他的小詞却很淒惋動人。最有名的玉樓春一首云：「城上風光鶯語亂，城下煙波春拍岸。綠楊芳草幾時休？淚眼愁腸已先斷。情懷漸變成衰晚，鸞鏡朱顏驚暗換。昔年多病厭芳樽，今日芳樽惟恐淺。」黃叔暘云：「此公暮年之作，詞極淒惋。」沈際飛說他：「芳樽恐淺，正斷腸處，情尤真篤。」

晏殊

字同叔，撫州臨川人。七歲就能作文；實是一個大天才。宋史本傳：「景德初以神童薦。召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庭中，殊神氣不懼，援筆立就，賜進士出身。」仁宗慶歷二年，拜集賢殿學士，同平章事。宋史又稱他「平居好賢，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，孔道輔，歐陽修，皆出其門。及爲相，益務進賢材；而仲淹

，韓琦，富弼皆進用。」他到慶歷四年罷相，至和二年死。（公元九九一——一〇五五）謚元獻。性剛簡，奉養清儉。文章瞻麗，應用不窮。尤工詩，閒雅有情思。（宋史本傳）

葉夢得避暑錄話中說：「晏元獻公雖早富貴，而奉養極約。惟喜賓客，未嘗一日不燕飲。每有佳客，必留；亦必以歡樂相佐，談笑雜出。稍闌，卽罷遣歌樂，曰：「汝曹呈藝已偏，吾當呈藝。」乃具筆札，相與賦詩，率以爲常。」

晏殊是北宋第一個大詞人，他有意於爲詞，且爲之而工。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云：「晏同叔去五代未遠，聲烈所扇，得之最先，故左宮右徵，和婉而明麗，爲北宋倚聲家初祖。」

北宋初詞，大都以二主一馮爲法。中山詩話說他酷喜南唐馮延巳的陽春集，而其自作亦不減馮氏樂府。殊有珠玉詞，見宋六十家詞刊本，又有晏端書刊本。

他的詩接近李商隱一派，以工巧濃麗爲主，他的詞雖也受詩的影響，然閑雅富麗之中帶着一種悽惋的意味，風格自高。如浣溪紗云：「一曲新詞酒一杯，去年天氣舊亭臺。夕陽西下幾時回？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，小園香徑獨徘徊。」詞林紀事云：「元獻尙有示張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：「元已清明假未開，小園幽徑獨徘徊。春寒不定斑斑雨，宿醉難禁澆澆杯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。遊梁賦客多風味，莫惜青錢萬選才。」中三句與此調同，只易一字，細玩無可奈何一聯，情致纏綿，意調諧婉，的是倚聲家語，若作七律，未免軟弱矣。」

又如木蘭花云：「綠楊芳草長亭路，年少拋人容易去。樓頭殘夢五更鐘，花底離愁三月雨，無情不似多情苦，一寸還成千萬縷。天涯地角有窮時，只有相思無盡處。」同叔不僅蘊藉多情，嘗感戀愛的辛辣味兒，雖然他的兒子幾道亦不能爲他辯護未嘗作婦人語也。兩村詞話說：「晏殊珠玉詞極流麗，能以翻用成

語見長，如「垂楊只解惹春風，何曾整得行住？」又「東風不解禁揚花，滾滾亂撲行人面。」等句是也，翻覆用之，各盡其極。」

范仲淹

字希文，吳縣人。大中祥符進士。仁宗時與富弼率兵同拒西夏。旋召拜樞密副使，進參知政事。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，遷戶部侍郎，徙青州。卒諡文正。（公元九八九——一〇五二）當他鎮守延安時，西夏相戒莫敢犯，說：「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。」足見他是一位文武兼美的人物。

宋初名臣做詞的，以晏歐爲專家，此外寇準韓琦偶作小詞，也很不差。仲淹的詞，疆村叢書輯有范文正公詩餘一卷，詞雖不多，然而高古豪宕，睥睨諸家，已在開啓蘇辛的宗風，絕非尋常艷詞可比。

范詞如蘇幕遮云：「碧雲天，黃花地，秋色連波，波上寒煙翠。山映斜陽天接水，芳草無情，更在斜陽外。黯銷魂，追旅思，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。明月樓高，休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！」詞苑說范文正公這詞「正氣塞天地而情語入妙。」沈際飛說：「『芳草更在斜陽外』，『行人更在春山外』兩句，不厭百回讀。」

又御街行云：「紛紛墜葉飄香砌，夜寂靜，寒聲碎。眞珠簾捲玉樓空，天淡星河垂地。年年今夜，月華如練，長是人千里。愁腸已絕無由醉，酒未到，先成淚。殘燈明滅枕頭欹，語盡孤眠滋味。都來此事，眉間心上，無計迴避。」李于麟說：「月光如畫，淚深于酒，情景兩到。」

歐陽修

字永叔，號六一居士。廬陵人。四歲而孤，母鄭氏親誨之學。舉進士試南宮第一，擢甲科。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，歷樞密副使，參知政事，與韓琦同輔政。熙寧初，與王安石不合，遷兵部尚書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卒諡文忠。（一〇〇七——一〇七二）

歐陽修是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人。他始從尹洙遊，爲古文，與梅堯臣游，爲歌詩相倡和，遂以文章名天下。他的事蹟詳見宋史三百十九卷本傳。

樂府紀聞說：「歐陽永叔中歲居穎，日自以集古一千卷，藏書一萬卷，琴一張，茶一壺，棋一局，酒一壺，以一老翁居五物間，稱六一居士。」他有六一詞，見六十家詞本，又有歐陽文忠近體樂府三卷，及醉翁琴趣外篇六卷，見雙照樓景宋元明本詞刊本。

歐陽修的詞直接五代，仍是花間一派，所以他的詞往往和馮延巳的詞相混。後人以爲歐公是一代舊宗，不應有豔麗之詞，遂疑這些豔詞是僞作的。其實北宋不是一個道學的時代，作豔詞並不犯禁，正人君子也並不以此爲諱。樂府雅詞曾隨序說「當時小人或作豔曲，謬爲公詞，今悉刪除。」其實他所收的八十多首詞中仍有不少的豔句。

現在舉他幾首著名的詞如採桑子云：「翠芳過後西湖好，狼藉殘紅，飛絮濛濛，垂柳闌干盡日風。笙歌散盡遊人去，始覺春空。垂下簾櫳，雙燕歸來細雨中。」蝶戀花云：「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楊柳堆煙，簾幕無從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臺路。——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向花花無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。」臨江仙云：「柳外輕雷池上雨。雨聲滴碎荷聲。小樓西角斷虹明。闌干倚處，待得月華生。燕子飛來窺畫棟，玉鈎垂下簾旌。涼波不動簾紋平，水精雙枕，旁有墮釵橫。」又如青玉案云：「一年春事都來幾？早過了三之二。綠暗紅嬌渾可事，綠揚庭院，暖風簾幕，有箇人憔悴。買

花載酒長安市。又爭似家山見桃李。不枉東風吹客淚，相思難表夢魂，無慙，惟有歸來是。」揚升庵云：「離思黯然，道學人亦作此情語。」可見歐詞是自己真性情的表露，有很高的文學的價值。

張先

字子野，吳興人。天聖八年進士，官至都官郎中。有安陸詞一卷，刻入彊村叢書。

高齋詩話說：「子野嘗有詩云：『浮萍斷處見山影，』又長短句云：『雲破月來花弄影，』又云：『隔窗送過秋千影，』並膾炙人口，世謂張三影。」

張先與柳永齊名。晁補之說：「人以爲子野不及耆卿富。而子野韻高，是耆卿所乏處。」先詞格韻雖較高，但也少有情致，集中俗詞亦多。

張先生於太宗淳化元年（九九〇）死時約在元豐初年（一〇七八），年約九十。

先詞如一叢花云：「傷高懷遠幾時窮？無物似情濃！離愁正引千絲亂，更東陌飛絮濛濛。嘶騎漸遙，征塵不斷，何處認郎蹤！雙鴛池沼水溶溶，南北少橈通。梯橫畫閣黃昏後，又還是新月簾櫳。沈恨細思，不如桃李，猶解嫁東風。」又天仙子云：「水調數聲持酒聽。午醉醒來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幾時回？臨晚鏡，傷流景，往事後期空記省。沙上並禽池上暝。雲破月來花弄影。重重簾幕密遮燈。風不定，人初靜，明日落紅應滿徑。」若溪漁隱叢話：「有客謂子野曰：『人皆謂公張三中，卽心中事，眼中淚，意中人也。』」公曰：「何不目之爲張三影？」客不曉，公曰：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。嬌柔嫩起，簾押卷花影。柳徑無人，墮飛絮無影。此余生平所得意也。」

晏幾道

字叔原，號小山。晏殊的幼子。有小山詞一卷，宋六十名家詞及疆村叢書都有刊本。

黃庭堅小山詞序云：「叔原固人英也，其癡亦自絕人。仕宦之運塞，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，是一癡也；論文自有體，不肯一作新進士語，此又一癡也；費資千百萬，家人飢寒，而而有孺子之色，此又一癡也；人百負之而不恨，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，此又一癡也。」

幾道自跋他的詞說：「始時沈十二廉叔，陳十君寵家有蓮鴻蘋雲，品清謳娛客。每得一解，即以草履諸兒，吾三人持酒聽之，爲一笑樂。」

黃山谷云：「叔原樂府，寓以詩人句法，精壯頓挫，能動搖人心，合者高堂洛神之流，下在不減桃葉園扇。」白雨齋詞話云：「詩三百篇大旨歸於無邪。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，出文獻文忠之右；然不免思涉於邪，有失風人之旨，而措詞婉妙，則一時獨步。」碧鷄漫志說：「叔原詞如金陵王謝弟子，秀氣勝韻，得之天然，殆不可學。」如臨江仙云：「身外閒愁空滿，眼中歡事常稀。明年應賦送君詩。細從今夜數，相會幾多時？淺酒欲邀誰勸？深情惟有君知。東溪春近好同歸。柳垂江上影，梅謝雪中枝。」又云：「夢後樓臺高鎖，酒醒簾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來時，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記得小蘋初見，兩重心字羅衣，琵琶弦上說相思。當時明月在，曾照彩雲歸。」蝶戀花云：「醉別西樓醒不記。春夢秋雲，聚散真容易！斜月半窗還少睡，畫屏閒展吳山翠。衣上酒痕詩裏字，點點行行，總是淒涼意。紅燭自憐無好計，夜寒空替人垂淚。」鷓鴣天云：「彩袖殷勤捧玉鍾，當年拚却醉顏紅。舞低楊柳樓心月，歌盡桃花扇底風。從別後，憶相逢，幾回夢魂與君同。今宵麝把銀缸照。猶恐相逢是夢中。」這些詞都是情調纏綿，抒

寫婉曲，真是雋雅蘊藉的作品。

宋 祁

字子京，安州安陸人。天聖中進士。累官翰林學士承旨，卒贈尚書，諡景文。（公元九九八——一〇六一）詳見宋史二百八十四卷。

子京詞名甚著，詞傳者却不多。有西湖獵稿，出磨小集，都很好的。他的詞如玉樓春云：「東城漸覺春光好，縠繡波紋迎客棹。綠楊煙外曉寒輕，紅杏枝頭春意鬧。浮生長恨歡娛少，肯愛千金輕一笑。爲君持酒勸斜陽，且向花間留晚照。」因爲這詞，使他得了「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」之號。

張 昇

字杲卿，韓城人，第進士，累官參知政事。出鎮河陽，後以太子太師致仕，卒諡康節。

昇詞傳者不多，然頗有豪邁之氣，不似花間的作風。例如離亭燕一首云：「一帶江山如畫，風物向秋瀟灑。水浸碧天何處斷，霧色冷光相射。蓼嶼荻花洲，掩映竹籬茅舍。雲際客帆高掛，煙外酒旗低亞。多少六朝興廢事，盡入漁樵閒話，悵望倚層樓，寒日無言西下。」

梅堯臣

字聖俞，宣城人。爲都官員外郎。他是歐陽修的好友。是當時大詩人之一，間亦作詞。有宛陵集六十卷，附錄一卷，有四庫全書本，清末刊本，四部叢刊本。他的事略見東都事略卷一百十五文藝傳，宋史

卷四百十三文苑五。

聖俞詞意境高超，尤擅詠物。如詠草詞蘇幕遮云：「露堤平，煙鬢杳，亂碧萋萋，雨後江天曉。獨有庾郎年最少，翠地春回，嫩色宜相照。接長亭，迷遠道，堪怨王孫，不記歸期早。落盡梨花春又了。滿地斜陽，翠色和煙老。」

韓琦

字稚圭，安陽人。天聖中進士。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集賢殿大學士。卒諡忠獻。有安陽集。宜秋館彙刊宋人集本。

語林云：「歐陽公平日少許人，唯服韓稚圭。瑄因事嘆曰：「累百歐陽修，何敢望韓公。」」
他的詞的風情，可以詞苑所謂「情韻勝人」四字概之。現錄其點絳脣一首云：「病起懨懨，庭前花影添憔悴。亂紅飄砌，滴盡真珠淚。惆悵前春，誰向花前醉。愁無際，武陵凝睇，人遠波空翠。」

林逋

字君復，錢塘人。隱居在杭州西湖的孤山，生平就不做官。真宗曾詔長吏歲時勞問，卒諡和靖先生。世稱爲林和靖，善作詩。終身不娶。夢溪筆談說他「常養兩鶴，縱之則飛入雲霄，盤旋久之，復入籠中。」他很喜歡梅花，曾有「疏影橫斜水淺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的名句。相傳有梅妻鶴子之說。

逋高逸倨傲，世事亦皆能之。有林和靖詩集，清代有好幾種刊本。他的詞如長相思云：「吳山青，越山青，兩岸青山相送迎，誰知離情。君淚盈，妾淚盈，繙帶同心結未成，江頭潮已平。」亦頗蘊蓄情

意。

李冠

字世英，山東人。世傳其蝶戀花一詞云：「遙夜亭皋閑信步，才過清明，漸覺傷春暮。數點雨聲風約住，朦朧淡月雲來去。桃杏依稀香暗渡，誰在秋千笑裏輕輕語，一寸相思千萬緒，人間一沒個安排處。」王安石也很賞賞這首詞說：「張子野的『雲破月來花弄影』，不如冠之『朦朧淡月雲來去』也。」

王安石

字介甫，臨川人，自號半山老人。慶歷二年進士，神宗朝累除知制誥翰林學士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，封荆國公，卒諡曰文忠。（公元一〇二一——一〇八六）嘗間追封舒王。有臨川集一百卷，臨川先生歌曲一卷，補遺一卷，見彊村叢書。

安石是神宗時代最重要的執政者，他有遠大的政治眼光，想變法以圖國家自強，祇是當時和者絕寡，所以他的新法都告失敗，不久金人南征，北宋也隨之而亡。

他的詞的氣格與別的詞人不同，可說是脫盡花間習氣，另有一種豪超不羣的風韻，這是由於他的獨往獨來的勇氣和才能而成的。碧雞漫志云：「王荆公長短句，不多合繩墨處，自雍容奇特。」如桂枝香云：「登臨送目，正故國晚秋，天氣初肅。千里澄江似練，翠峯如簇。歸帆去棹斜陽裏，背西風，酒旗斜豔。彩舟雲淡，星河驚起，畫圖難足。念禮往昔，繁華競逐。數門外樓頭，悲歡相續。千古憑高對此，漫嗟榮辱。六朝舊事如流水，但寒煙衰草凝綠。至今商女，時時猶唱後庭遺曲。」

古今詞話云：「金陵懷古諸公寄調桂枝香者，三十餘家，惟王介甫爲絕唱。東坡見之，歎曰：「此老乃野狐精也。」」詞源也說此詞「清空中有意趣，無筆力者未易到」又如，「晚來何物最關情，黃鸝三兩聲。」（菩薩蠻）如：「紅牋寄與煩惱，細寫相思多少。醉後幾行書字小，淚痕都溼了」（謁金門）「而今誤我秦樓約，夢闌時，酒醒後，思量着。」都是十分清雋，真摯多情，善於抒達心意。

王安國

字平甫，臨川人，安石的弟。舉進士；又舉茂才異等，熙甯初年，拜西京國子教授，任祕閣校理卒。有王校理集。

王平甫軀幹魁碩，兩眉宇秀朗，嘗盛夏入館中，方下馬，流汗，劉攽見而笑曰：「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」。（見東軒筆錄）

他的詞如清平樂云：「留春不住，費盡鶯兒語。滿地殘紅宮錦汗，昨夜南園風雨。小憐初上琵琶，曉來思繞天涯。不肯畫堂朱戶，春風自在楊花。」

韓 縝

字玉汝，靈壽人。絳維的弟。舉進士。英宗朝做淮南轉運使；神宗朝屢知樞密院事；哲宗朝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，出知穎昌府，以太子太傅致仕。卒贈司空崇國公，諡莊敏。

復齋漫錄云：「公兄弟皆爲宰相。京師人呼爲『桐木韓家』蓋公家門有梧桐木，取爲稱以別魏公。」他的詞如鳳簫吟云：「鎖離愁連綿無際，來時陌上初熏。繡韓人念遠。暗垂珠露，泣送征輪。長行長

在眼，更重重遠水孤雲；但望極樓高，盡日目斷王孫。消魂，池塘別後，曾行處綠妒輕裙，恁時攜素手。亂花飛絮裏，綾步香茵。朱顏空自改，向年年芳意長新。徧綠野嬉游醉眼，莫負青春。」亦很有戀情。

柳永

字耆卿。初名三變，字景莊，崇安人。景祐元年進士爲陞州掾官，官至屯田員外郎。

柳永以樂章擅名。葉夢得避暑錄話云：「爲舉子時，多游狹邪，善爲歌辭。教坊樂工每得新腔，必求永爲辭，始行於世。於時聲傳一時。」夢得又說：「余仕丹徒，賞見一西夏歸朝官云：『凡有井水飲處，卽能歌柳詞。』」可見柳詞傳播之廣了。他有樂章集一卷，見六十家詞刊本及彊村叢書本。

柳永一生，專精於「詞」，他可說是慢詞的代表作者。相傳宋仁宗留意儒雅，深斥浮豔虛華之文。永則好爲淫冶之曲，嘗作鶴冲天詞，因之落第，後來改名方得申第。黃叔暘說：「耆卿長於纖豔之詞，然多近俚俗。」所以格韻不高；但其蘊藉動人處，真要「十七八女郎，按紅牙拍」以唱之，才能盡表達出來。

他的詞如雨霖鈴云：「寒蟬淒切，對長亭晚，驟雨初歇。都門悵飲無緒，留戀處，蘭舟催發。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咽噎。念去去千里煙波，暮鴛沉沉楚天闊。多情自古傷離別，更那堪冷落清秋節！今宵酒醒何處？楊柳岸曉風殘月。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好景虛設。便縱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？」吹簫續綠說：「東坡在玉堂日，有幕士善歌。因問：『我詞何如柳七？』」對曰：「柳郎中詞，只合十七八女郎，執紅牙板，歌『楊柳岸曉風殘月』；學士詞須關西大漢，銅琵琶，鐵綽板，唱『大江東去』東坡爲之絕倒。」又如蝶戀花云：「佇倚危樓風細細，望極春愁，黯黯生天際。草色煙光殘照裏，無言誰會憑闌意！擬把疏狂圖一醉，對酒當歌，強樂還無味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。」

香卿詞開北宋詞的奔放的一途，他的影響在當時極大，在後來也極大。四庫全書提要云：「張瑞義費耳集亦曰：『項平齋言：詩當學杜，詞當學柳。杜詩柳詞，皆無表德；只是實說云云。』蓋詞本管弦冶蕩之音，而永所作，旖旎近情，使人易入。雖頗以俗爲病，然好之者終不絕也。」

蘇軾

字子瞻，號東坡，四川眉山人。與父洵，弟轍，並有文聲於世，時人號爲三蘇。嘉祐初，試禮部，歐陽修擢置第二，曰：「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。」熙寧中，與王安石不合，出宰杭州，再徙知湖州。當時言者撫其詞語以爲訕謗，要想置他於死，久不決，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。元祐中，累官翰林學士，不久又出知杭州。召爲翰林承旨，歷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，出知惠州。紹聖中累貶瓊州別駕。建中靖國初，卒於常州。（公元一〇三六——一一〇一）高宗卽位，贈太師，謚文忠。有東坡居士詞一卷，汲古閣刊宋六十一家詞本。東坡樂府二卷，有四印齋所刻詞本，有彊村叢書本。

東坡的詩詞和文章都很好的，他是文學史上一個很著名的作家。他常說：「作文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止。雖嬉笑怒罵之辭，皆可書而誦之。」他又謂劉景文說：「某生平無快意事，惟作文章，意之所到，則筆力曲折，無不盡意，自謂世間樂事，無逾此者。」

四庫全書提要曰：「詞至軾而一變，如詩之有韓愈，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。」胡寅說：「詞曲至東坡，一洗綺羅香澤之態，擺脫綉縵宛轉之度；使人登高望遠，舉首高歌，逸懷浩氣超于塵垢之外。於是花間爲皂隸，而香卿爲奧宰矣。」東坡爲詞壇開一新時代，這個新時代的詞的特色有兩個要點：第一，是風格提高了；新的意境提高了風格。第二，是「以詩爲詞」，直抒胸臆，不拘於音律，凡是情感思想，可以

作詩的也都可以作詞，這是一大解放。

東坡詞如水調歌頭云：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時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念奴嬌（赤壁懷古）云：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！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；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檣虜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」又卜算子云：「缺月掛疏桐，漏斷人初靜。時見幽人獨往來，漂渺孤鴻影。驚起卻回頭，有恨無人省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」如念奴嬌的橫放傑出，卜算子的清空幾傷，臨江仙的曠達高逸，這些都是其他詞家不能攀及的。所以東坡在北宋詞人中真可算是一位怪傑了。

黃庭堅

字魯直，分寧人，自號山谷老人。生於慶歷五年，卒於崇甯四年。（公元一〇四五——一一〇五）治平四年，舉進士，調汝州葉縣尉。熙甯五年除北京國子監教授。受知於蘇軾。元祐初，召爲校書郎，神宗實錄檢討官，後除祕書丞國史編修官。紹聖元年謫涪州別駕，安置黔州。徽宗卽位，復起用爲監鄂州稅。崇甯初編隸宜州卒。有山谷詞一卷，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，又山谷琴趣外編三卷，有涉園景宋金元明本詞續刊本。

庭堅的詩，爲江西派的始祖，影響至今不絕。但用典甚多，不像他的詞却流利明顯，他的小詞多爲歌

妓而作的，風格在柳永與秦觀之間，如望江東及水調歌頭諸詞的意境已近東坡，不是耆卿一派了。

他的水調歌頭詞云：「瑤草一何碧？春入武陵溪，溪上桃花無數，枝上有黃鸝。我欲穿花尋路，直入白雲深處，浩氣展虹霓。祇恐花深裏，紅霧溼人衣。坐玉石，倚玉枕，拂金徽。謫仙何處？無人伴我白螺杯。我爲靈芝仙草，不爲朱唇丹臉，長嘯亦何爲？醉舞下山去，明月逐人歸。」

秦 觀

字少游，揚州高郵人。宋史文苑傳稱其少時豪雋慷慨，溢於文辭……強志盛氣，好大而見奇。蘇東坡在徐州的時候，很賞識他的詩，將他介紹給王安石，安石也很稱賞他。他在元祐初年，因蘇軾薦舉賢良方正，除太學士，累官兼國史院編修官。紹聖初，章惇等執政，排斥元祐黨人，他也被貶逐，徙柳州，橫州，雷州。元符三年放還，至藤州，醉臥光化亭，忽索水飲，家人以一盃注水進，他含笑視之而死。（一〇四九——一一〇〇）他有淮海詞三卷，有汲古閣六十家詞本，彊村叢書本，高郵刊淮海集本。

他的詞情韻兼勝，當時人以爲在蘇黃以上。是補之說：「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。」藝概云：「少游詞得花間尊前遺韻，却能自得清新。」陳亦峯說：「秦少游自是作手，近開美成，導其先路，遠祖溫韋，取其神不襲其貌，詞至是乃一變焉；然變而不失其正，遂令議者不病其變，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。」少游詞近於柳永，而意境稍勝於柳，但有時也還不免俗氣。葉夢得避暑錄話云：「子瞻最喜少游，然猶以氣格爲病，故常戲云：「山抹微雲秦學士，露花倒影柳屯田。」」他的滿庭芳詞云：「山抹微雲，天黏衰草，畫角聲斷譙門。暫停征棹，聊共引離尊。多少蓬萊舊事，空回首煙靄紛紛。斜陽外，寒鴉數點，流水繞孤村。銷魂，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羅帶輕分，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。此去何時見也？襟袖上空惹啼痕。傷情處

，高樓望斷，燈火已黃昏。」晁无咎說，此詞中如「斜陽外，寒鴉數點，流水繞孤村。」雖不諱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。周止庵說他將身世之感，打算入豔詞，又是一法。他如浣溪紗阮郎歸減字木蘭花諸首都很好的。總之，他的詞沒有一首不入律。正如葉少蘊說：「少游樂府，語工而入律，知樂者謂之作家。」

張耒

字文潛，淮陰人。舉進士。歷官起居舍人。出知潤州。後坐黨籍謫官。晚年監南嶽廟，主管崇福宮。有宛丘集十三卷，柯山集五十卷。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。

元祐諸詞人中，皆有詞集，祇有張耒作詞最少，沒有詞集。他的詞傳於世者僅有少年游風流子秋蕊香三闕而已，但都富有風致。現錄其秋蕊香云：「簾幕疏疏風透，一線香飄金獸，朱閣倚遍黃昏後，廊下月華如畫。別離滋味漫如酒，令人瘦。此情不及牆東柳，春色年年依舊。」

晁補之

字無咎，鉅野人。自號濟北詞人。第進士。元祐初，除祕書省正字。爲揚州通判，後召還爲著作郎。坐黨籍被徙。大觀末，知泗州卒。（公元一〇五三——一一〇一）有雜助詞，逃禪詞六卷，有汲古閣琴趣外篇本，又有雙照樓景宋元明本詞本。

補之的詩才不甚高，但他的詞却很質樸的，亦頗含有遷謫的哀怨的情調，這是他的特點。試看他的永遇樂詞云：「松菊堂深，菱荷池小，長夏清暑。燕引雛還，鳩呼歸往，人靜郊原趣。麥火已過，薄衣輕扇，試起趨園徐步。聽衡宇欣欣，童稚共說夜來初雨。蒼苔徑裏，紫葳枝上，數點幽花垂露。東里催鋤，

西鄰助餉，相戒清晨去。斜川歸興，愴然滿目，回首帝鄉何處，只愁恐輕鞍犯夜，霸陵舊路。」

陳師道

字履常，又字無已，號後山。彭城人。元祐初，蘇軾薦爲徐州教授，遷太學博士，以祕書省正字終。
(公元一〇五三——一一〇一)有後山詞一卷，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師道長於五七言詩，時有佳句；但他對於詞頗自矜許，如菩薩蠻，清平樂，南鄉子諸詞，終少本色語，遠遜於當時的大詞人。

李之儀

字端叔，無棣人。歷樞密院偏修官，通判原州。徽宗時提舉爲河東常平，後坐事編管太平。就居姑熟。有姑溪詞，有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端叔的小詞，清婉醇淡。如卜算子云：「我住長江頭，君住長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見君，共飲長江水。此水幾時休？此恨何時已？只願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負相思意。」這簡直是一首淡清而有情致的戀歌，可比於子夜曲了。

賀 鑄

字方回，衛州人。孝惠皇后族孫，娶宗女，授右班殿直。元祐中，通判泗州，又倅太平。退居吳下，自號慶湖遺老。(公元一〇六三——一一二〇)有東山詞，見名家詞本，及四印齋所刻詞本，又有涉園景

宋元明本續刊本，及彊村叢書本。

張文潛云：「方回樂府絕妙一世，盛麗如游金張之堂，妖冶如攬嬌施之法，幽索如屈宋，悲壯如蘇李。」陸放翁云：「方回狀貌奇醜，俗謂之賀鬼頭。喜校書，朱黃未嘗去手。詩文皆高，不獨工長短句也。」李易安也說「賀詞苦少典重」。四家詞選序云：「耆卿鎔情入景，故淡遠；方回鎔景入情，故穠麗。」陳亦峯云：「方回詞極沈鬱，而筆勢又飛舞，變化無端，不可方物。」

中吳紀聞說鑄有小築在姑蘇盤門之內十餘里，地名橫塘。方回往來其間，作青玉案云：「凌波不過橫塘路，但目送芳塵去。錦瑟年華誰與度？月臺花榭，綺窗朱戶，惟有春知處。碧雲冉冉銜皋暮，綵筆新題斷腸句。試問閒愁却幾許？一川烟草，滿城風絮，梅子黃時雨。」這詞最爲世人所膾炙。後山谷有詩云：「解道江南斷腸句，只今惟有賀方回。」而方回亦以「梅子黃時雨」之句，人皆呼爲賀梅子。

能改齋漫錄說方回眷戀一姝，別久，姝寄詩云：「獨倚危闌淚滿襟，小爾春色懶追尋。深恩縱似丁香結，難展芭蕉一寸心。」方回因賦石州慢云：「薄雨催寒，斜照弄晴，春意空闕。長亭柳色纒黃，遠客一枝先折。烟橫水際，映帶幾點歸鴉。東風消盡龍沙雪。還記出門時，恰而今時節。將發，畫樓芳酒，紅淚清歌，頓成輕別，已是經年，杳杳音塵都絕。欲知方寸，共有幾許清愁：芭蕉不展丁香結，枉望斷天涯，兩厭厭風月。」真算能「鎔景入情」了。

毛滂

字澤民，衢州人。爲杭州法曹。受知東坡後，乃出京汴之門。嘗知武康縣。又知秀州。有東堂詞，見六十家詞刊本及彊村叢書刊本。

湧有富陽僧舍作別語贈妓瓊芳之惜分飛詞一首：「淚溼闌干花著露，愁到眉峯翠聚。此恨平分取，更無言語空相覷。斷雨殘雲無意緒，寂寞朝朝暮暮。今夜山深處，斷魂分付潮回去。」頗爲東坡所賞識。時東坡守杭州，湧爲法曹掾。秩滿辭去，是夕宴客，有妓歌此詞。東坡問誰所作，妓以毛法曹對。東坡詰坐客曰：「那寮有詞人不及知，某之罪也。」翌日，折東追還，留連數日，澤民因此得名。

晁冲之

字叔用，一字用道，鉅野人。第進士，後坐黨籍被廢。居具茨山下。有具茨集十五卷，有坊刊本，有海山仙館叢書本。近趙萬里輯有晁叔用詞一卷。

他是補之的兄弟。他的詞淡語有深致，咀之無窮。臨江仙云：「憶昔西池池上飲，年年多少歡娛。別來不寄一行書。尋常相見了，猶道不如初。安穩錦屏今夜夢，月明好渡江湖。相思休問定何如，情知春去後，管得落花無！」

周紫芝

字少隱，宣城人。舉進士。歷樞密編修，守興國。有竹坡詞三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竹坡詞富有自然之趣，自關情境的地方不少。孫競序說：「竹坡樂章，清麗婉曲，非苦心刻意爲之。」如醉落魄云：「江天雲薄，江頭雪似楊花落。寒燈不管人離索，照得人來，真個睡不着。歸期已負梅花約，又還春動空飄泊。曉寒誰看伊梳掠，雪滿西樓，人生闌干角。」

程 垓

字正伯，眉山人。有書舟詞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毛子晉云：『正伯與子瞻中表兄弟，故集中多瀟蘇作，其酷相思諸闕，詞家皆極欣賞，謂秦七黃九莫及也。』酷相思云：『月掛霜林寒欲墜，正門外催入起。奈離別如今真個是！欲住也留無計，欲去也來無計！馬上離情衣上淚，各自供顛顛。問江路梅花開也未？春到也須頻寄，人到也須頻寄。』

陳 克

字子高，自號赤城居士，臨海人。僑寓金陵。紹興中爲勅令所定官。有赤城詞一卷。見彊村叢書刊本。又有趙萬里輯本。

子高著陸壘云：『赤闌橋盡香街直，籠街細柳嬌無力。金碧上青空，花晴簾影紅。黃衫飛白馬，日日青樓下。醉眼不逢人，午香吹暗塵。』陳質齋云：『子高詞格頗高，晏周之流亞也。』陳亦峯也說：『子高詞婉雅閒麗，暗合溫韋之旨。晁尤咎毛澤民等遠不逮也。』

謝 逸

字無逸，臨川人，第進士。有溪堂詞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他有花心動一詞，有特異的作風；小令亦頗蘊蓄。如蝶戀花云：『豆蔻梢頭春色淺，新試紗衣，拂袖東風軟。紅日三竿簾幙卷，畫樓影裏雙飛燕。攏髻步搖青玉碾，缺樣花枝，葉葉蜂兒顫。獨倚闌干凝望

遠，一川煙草平如剪。」

杜安世

字壽域，京兆人。有壽域詞一卷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他的詞善寫景色，情意都很深的。如鶴沖天中的「單夾衣裳，半籠軟玉肌體。石榴美豔，一撮紅綃比，窗外數修篁寒相倚。」諸句，把初夏情景渲染得甚好。

舒亶

字信道，明州慈谿人。治平二年進士。試禮部第一。神宗朝爲御史中丞。徽宗朝累除龍圖閣待制。近趙萬里輯有舒學士詞一卷。

他的詞極有意味。虞美人云：「芙蓉落盡天如水，日暮滄波起。背飛雙燕貼雲寒，獨向小樓，東畔倚闌看。浮生只合尊前老，雪滿長安道。故人早晚上高臺，寄我江南，春色一枝梅。」

李薦

字方叔，華山人。居長社。有月岩集。

他的詞多佳句。如虞美人中「玉闌干外清江浦，渺渺天涯雨。好風如扇雨如簾，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。」諸句。

王觀

字通叟，官至翰林學士。宣仁太后以其應制詞近褻摘之。因自號逐客。有冠柳集。他的詞很受柳永的影響，當時流傳殊盛。如慶清朝慢一詞，真是絕妙好辭。

朱服

字行中，烏程人。熙甯中進士。紹聖初爲中書舍人，歷禮部侍郎。後因坐與蘇軾游，貶爲海州團練副使。有漁家傲詞云：「小雨纖纖風細細，萬家楊柳青烟裏。戀樹濕花飛不起，愁無際，和春付與東流水。九十光陰能有幾，金龜解盡留無計。寄語東陽沽酒市，拚一醉，而今樂事他年淚。」

章棗

字質夫，浦城人。試禮部第一。因平夏州有功，擢樞密直龍圖閣端明殿學士。卒謚莊簡。他的詞長於詠物，描寫細膩。如詠柳花之水龍吟一首中云：「傍珠簾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風扶起。」詩句蘊藉明潔，的是佳作。

章驥

字子駿，錢塘人。皇祐中進士。累官尚書主客郎中。有章先生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讓詞頗有豪放之氣，小詞疏暢明白。其減字木蘭花云：「人生可意，祇說功名貪富貴。遇景開懷，且

盡生前有限杯。韶華幾許？鶉鳩聲殘無覓處。莫自因循，一片花飛滅却春。」

劉涇

字巨濟，簡州人。舉進士。元符間，官職方郎中。有前後集。所作詞清遠有逸韻。如清平樂中云：「睡起花陰初轉午，一霎飛雲過雨」

張景修

字敏叔，常州人。元豐末爲饒州浮梁令。

敏叔的詞，字句清佳，氣韻甚高，祇是所傳者不多。如詠柳之選冠子中「春易老，細葉舒眉，輕花吐絮，漸覺綠陰成幔」又如：「恨青青江客，江頭風笛，亂雲晚空」諸語，頗可索味。

陳亞

字亞元，揚州人。官至司封郎中。有澄源集。

亞元的詞善於言情，富有深意。如「相思意已深，白紙書難足。字字苦參商，故要慣郎讀。」（生查子上半）

葛勝仲

字魯卿，丹陽人。第進士。歷知汝州湖州。卒諡文康。有丹陽詞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一家詞本。

魯卿詞有點絳唇云：「秋晚寒齋，藜牀香篆橫輕霧。困愁幾許，夢逐芭蕉雨。雲外哀鴻，似替幽人語。歸不去，亂山無數，斜日荒城鼓。」意境清高，不媿於大家。

趙令疇

字德麟，太祖次子，燕王德昭元孫。元祐中，簽書穎州公事。紹興初，襲封安定郡王，同知行在大宗正事，有聊復集，近趙萬里輯一卷。

德麟妻王氏能詩，因有「白蓮作花風已秋，不堪殘睡更回頭。晚雲帶雨歸飛急，去作西窗一夜愁。」一詩，遂與德麟爲親。王方直謂爲「二十八字媒」也。

德麟詞清超絕俗。有蝶戀花云：「欲減繡衣寒未去，不卷珠簾，人在深深處。殘杏枝頭花幾許，啼痕止恨清明雨。盡日水沉香一縷，宿酒醒遲，惱破春情緒。飛燕又將歸訊誤，小屏風上西江路。」

蘇過

字叔黨。蘇軾少子。晚通判中山府，留家穎川營。自號斜川居士。時人稱爲小坡。有斜川集。詳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蘇軾傳中。

他的詞長於寫景情境頗深如點絳脣，中「高柳蟬嘶，采菱歌斷。秋風起，晚雲如髻，湖上山橫翠。」等句可見。

王洙

字晉卿，太原人。尙英宗女魏國大長公主。歷官定州觀察使，開國公，駙馬都尉。諡榮安。他的詞頗爲黃庭堅周邦彥所稱譽：謂爲『清麗幽遠』。

王 雱

字元澤，王安國子。舉進士，官至龍圖閣直學士。有小詞媚兒眼，盛傳當時。如『海棠未雨，梨花尤雪，一半春休』不媿爲名雱之句。

秦 觀

字少章，秦觀之弟。他有黃金縷一詞甚著名。中如『燕子銜將春色去，紗窗幾陣黃梅雨』『夢斷綵雲無覓處，夜涼明月生南浦』等句，皆極雋永有深情。

魏夫人

夫人襄陽人，道輔之姊。曾布丞相之妻，封魯國夫人。

朱晦庵云『本朝婦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。』雅編云：『魏夫人有江城子捲珠簾諸曲，膾炙人口。其尤雅正者，則菩薩蠻……深得國風卷耳之遺。』她的菩薩蠻詞云：『溪山掩映斜陽裏，樓臺影動鴛鴦起。隔岸兩三家，出牆紅杏花。綠楊堤下路，早晚溪邊去。三見柳綿飛，離人猶未歸。』

李元膺

兩宋詞人小傳

元膺東平人。南京教官。紹聖間，李孝美作墨譜法式，元膺爲序，大約是這時人。趙萬里輯有李元膺詞一卷。他的詞如洞仙歌云：「雪雲散盡，放曉晴庭院。楊柳於人便青眼。更風流多處，一點梅心。相映遠，約略掣輕笑淺。一年春好處，不在濃芳小豔，疏香最嬌軟。到清明時候，百紫千紅，花正亂，已失春風一半。早占取，韶光共追游；但莫管春寒，醉紅自暖。」李于麟云：「梅心映遠，一字一珠；春寒醉紅自暖，得陽谷初回趣。」

時彥

字邦美，開封人。舉進士第，累官吏部尙書，嘗爲開封尹。

他的詞很好。如青門飲中「醉裏秋波，夢中朝雨，都是醒時煩惱」之句，清婉幽獨，自有深意。

米芾

字元章，號海嶽外史，又號鹿門居士。襄陽人。世稱米襄陽。爲人個儻不羈，世人又稱他叫米顛。他爲文奇險，詩詞高逸。而妙於翰墨，畫山水人物，自成一家。愛金石古器。他官至禮部員外郎，世又稱爲米南宮。著有寶晉英光集·書史·畫史等書。

葛郊

字謙問，丹陽人。有信齋詞一卷，有名家詞本。

謝 邁

字幼舉。布衣。有竹友詞一卷。有彊村叢書本。

晁元禮

一作端禮，字次膺。他的先世是澶州清豐人，後徙家彭門。熙寧六年進士。晚以承事郎爲大晟府協律。有閑適集，閑齋琴趣六卷。

次膺的詞，佳者可與周美成蘇東坡相比擬。茗溪漁隱叢話云：「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，餘詞盡廢；然其後亦豈無佳詞，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，殊清婉，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，故湮沒無聞焉。」按綠頭鴨詞：「晚雲收，淡天一片琉璃。爛銀盤，來從海底，皓色千里澄輝。瑩無塵，素娥淡沲。靜可數，丹桂參差。玉露初寒，金風未凜。一年無似此佳時。露坐久，疎螢時度，烏鵲正南飛。瑤臺，冷闌干凭暖，欲下遲遲。念佳人，背塵別後，對此應解相思。最關情，漏聲玉永。暗斷腸，花影偷移。料得來宵，清光未減，陰晴天氣又爭知？共凝戀，如今別後，還是隔年期。人強健，清尊素影，長願相隨。」

周邦彥

字美成，錢塘人。元豐中，獻汴都賦萬餘言，神宗召爲太樂正。後出教授廬州，知溧水縣。哲宗晚年，召還，除祕書省正字。徽宗朝，仕至徽猷閣待制，提舉大晟府。出知順昌府，提舉洞霄宮。晚居明州卒。自號清真居士。（公元一〇五七——一一二〇）。

宋史本傳稱他：「好音樂，能自度曲；製樂長短句，詞韻清蔚，傳於世。」他是一個音樂家而兼一個詩人，所以他的詞音調美諧，情旨濃厚，風趣細膩，爲北宋一大家。詞的婉麗一派，至邦彥而集大成。陳郁藏一語誤謂「貴人學士，市儈，妓女，皆知其詞爲可愛。」強煥云：「美成詞摹寫物態，曲盡其妙。」邦彥多寫兒女之情，後人往往將他和柳永並論，其實周詞風格高，非柳詞可比。周詞善用唐人詩句，能融化自出新意。

邦彥的詞有六十家刻本名片玉詞；四印齋刻本名清真集；彊村叢書有陳元龍注本片玉集十卷。又大鶴山人有清真詞校本。

周詞如瑞龍吟云：「章臺路，還見櫻粉梅梢，試花桃樹。暗暗坊陌人家，定巢燕子，歸來舊處。黯黯行，因念箇人癡小，乍親門戶。侵晨淺約宮黃，障風映袖，盈盈笑語。前度劉郎重到，訪鄰尋里，同時歌舞，惟有舊家秋娘，聲價如故。吟牋賦筆，猶記燕臺句。知誰伴名園露飲，東城閒步？事與孤鴻去！探春盡是傷離意語。官柳低金縷。歸騎晚，纖纖池塘飛雨。斷腸院落，一簾風絮。」又如少年游云：「朝雲漠漠散輕絲，樓閣淡春姿。柳泣花啼，九街泥重，門外燕飛遲。而今麗日明金屋，春色在桃枝。不似當時，小橋衝雨，幽恨兩人知。」又如浣溪沙云：「翠葆參差竹遶成。新荷跳雨淚珠傾。曲蘭斜轉小池亭。風約簾衣歸燕急，水探扇影戲魚驚。柳梢殘日弄微晴。」

万俟詠

字雅言，自號詞隱。崇甯中充大晟府制撰。有大聲集。周美成爲他作序。山谷亦稱他爲一代詞人。黃昇說他的詞「發妙音於律呂之中，運巧思於斧鑿之外。」其清明應制詞中爲「天如洗，金波冷浸冰壺裏」

之句，可謂平而工，和而雅了。

宋徽宗

名趙佶，神宗第十一子。建元建中靖國崇甯大觀政和重和宣和，在位二十五年。靖康二年北狩，和他的兒子欽宗一同被金人俘虜北去。紹興五年，崩於五國城。廟號徽宗。他的詩文書畫都很好，尤工長短句，近彊村叢書輯有徽宗詞一卷。

徽宗是許多皇帝中富於天才的人，他生平際遇和詞才和李後主焜很相似：初期極綺麗清閑皇家生活中享樂，國家衰微，後來被金人虜去，離遠祖國，他所作的詞非常悲痛，也和李後主一樣的，終日以眼淚洗面了。

他的燕山亭詞云：「裁翦冰綃，輕疊數重，淡着燕脂勻住。新樣靚妝。豔溢香融，羞煞蕊珠宮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無情風雨。愁苦，閒院落，淒涼幾番春暮。憑寄離恨重重。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。天遙地遠，萬水千山，知他故宮何處！怎不思量，除夢裏有時曾去。無據，和夢也近來不做！」詞苑叢談云：「哀情哽咽，彷彿南唐李主，令人不忍多聽。」梁任公云：「昔人言宋徽宗爲李後主化身。此詞均感頑黠，亦不減『簾外雨潺潺』諸作。王靜庵云：『後主之詞，眞所謂以血書者也，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略似之。』」詞品云：「徽宗此詞，北狩時作也。詞極淒惋，亦可憐矣。」他如「照龍驤，臨江仙」諸詞，皆清麗淒惋也。

李清照

號易安居士，濟南人，李格非的女兒。她母親是狀元王拱辰的女兒。能做文章。她生於神宗元豐四年，廿一歲時嫁太學生諸城趙明誠。夫婦志趣相合，感情極篤。她在金石錄後序中云：「……每朔望謁告出，質衣取半千錢，步入相國寺，市碑文果實歸，相對展玩咀嚼，自謂葛天氏之民也。……每獲一書，即共同校勘，整集籤題。得書畫彝鼎，亦摩玩舒卷，指摘疵病。夜盡一燭爲率。……每飯罷，坐歸來堂，烹茶覆懷中，不得飲而起。甘心老是鄉矣。」建炎中，明誠病死。時金人南侵，她奔走台州溫州越州杭州之間；家藏書物，十去七八。紹興中，她年五十二，作金石錄後序，時在杭州。甲寅年她避亂西上，遂居金華。死時不可考。（一〇八一——？）後人相傳她有改嫁張汝舟之說，清俞正燮曾做辯證，近人胡適也有尋她辯證的考證。她有詞六卷，文七卷，今皆不傳；所傳者僅零篇而已曰漱玉集一卷，見汲古閣詩詞雜刊本，又有四印齋所刊詞刊本，李文禱輯本，趙萬里輯本。

清照爲最有天才之女詩人，詩文皆工。她論詞，對於北宋諸家，皆不致滿意，亦可見其自負也。她的詞在當時很受人崇敬。如辛稼軒有時也有「效李易安體」之作。可見她的影響。四庫提要云：「清照以一婦人，而詞格乃抗軼周柳，雖篇帙無多，固不能不寶而存之，爲詞家一大宗矣。」

她的詞最著名的聲聲慢詞云：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？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而今有誰堪摘？守着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點點滴滴。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！」鶴林玉露謂此詞起頭連疊七字，創意出奇。詞苑叢談說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。又如醉花陰云：「薄霧濃雲愁永晝，瑞腦消金獸。佳節又重陽，玉枕紗櫥，半夜涼初透。東籬把酒黃昏後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廉

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『瑯環記云：『易安作此詞，明說嘆絕，苦思求勝之，乃忘寢食三日，夜得十五闋，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。德夫玩之再三曰：『只有莫道不消魂三句絕佳。』陳亦峯說：『深情苦調，元人詞曲，往往宗之。』』

葉夢得

字少蘊，吳縣人。紹聖四年進士，累官龍圖閣直學士。以崇信軍節度使致仕。後居吳興弁山，自號石林居士。有石林詞一卷。見六十家詞刊本，又有葉廷璋刊本。

關子東說：『葉公妙齡，詞甚婉麗。晚歲落其華而實之，能於簡談時出雄傑，合處不減東坡。』毛子晉說：『石林居士晚年居下山下，奇石森列，藏書數萬卷，嘯詠自娛。所撰詞一卷，與蘇柳並傳，綽有林下風，不作柔語帶人，真詞家逸品也。』

他的詞如賀新郎云：『睡起流鶯語，掩蒼苔房櫳向晚。亂紅無數，吹盡殘花無人見，惟有垂楊自舞。漸暖霽，初回輕暑，寶扇重尋明月影。暗塵侵，上有乘鸞女，驚舊恨，遽如許。江南夢斷橫江渚，浪黏天，葡萄漲綠，半空煙雨。無限樓前滄波意，誰采，蘋花變取。但悵望，蘭舟容與，萬里雲帆何時到。送孤鴻，目斷千山阻，誰爲我，唱金縷。』

汪藻

字彥章，德興人。崇甯中，第進士。高宗朝累官中書舍人，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，拜翰林學士。後出知外郡。奪職。居永州卒。（公元一〇七九——一一五四）有浮溪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

本。

藻詞蘊藉高超。如點絳脣云：「新月娟娟，夜寒，江靜山衝斗。起來搔首，梅影橫窗瘦。好箇霜天，閒却傳杯手。君知否？亂鴉啼後，歸興濃如酒。」

劉一止

字行簡，湖州歸安人。宣和三年進士。紹興初召試除祕書省校書郎，監察御史，歷遷給事中。進敷文閣待制致仕。有茗溪樂章一卷。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一止有「曉行」爲題的喜遷鶯一詞，盛傳京師，當時人皆稱他爲「劉曉行」。其詞云：「曉光催角，聽宿鳥未驚，鄰鷄先覺。迤邐煙村，馬嘶人起，殘月尙穿林薄。淚痕帶霜微凝，酒力衝寒猶弱。歎倦客，悄不禁重染，風塵京洛。追念人別後，心事萬重，難覓孤鴻託。翠幌嬌深，曲屏香暖。爭念歲華飄泊，怨恨花煩惱，不是不曾經著，者情味，望一成消滅，新來還惡。」許蒿廬說：「曉行情景，宛在目前，宜當時以此得名。」

向 鎬

字豐之，河內人。有喜樂詞。見四印齋彙刊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

他喜用當時的白話入詞。例如如夢令云：「誰伴明窗獨坐？我和影兒兩個。燈燼欲眠時，影也把人拋躲，無那，無那，好個恹恹的我。」

王庭珪

字民瞻，廬陵人。政和中進士。有盧溪詞。

他的詞比當時作家的風格，並無什麼特異。如「淡煙殘燭，醉入花間宿。」等句可知。

王灼

字晦叔，遂甯人。有頤堂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他的詞亦是平穩，沒有他所作的碧鷄漫志那麼著名。

陳與義

字去非，自號簡齋居士。原係蜀中人，後徙居河南葉縣。紹興中，歷中書舍人，拜翰林學士，知制誥，尋參知政事，提舉洞霄宮。（公元一〇九〇——一一三八）有無住詞一卷。見六十家刊本，又有彊村叢書刊本。

黃花庵云：「去非詞雖不多，語意超絕，識者謂可摩坡仙之壘。」方回瀛奎律髓稱：「杜甫爲一祖，而以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爲三宗。如以詞論，則師道爲勉強學步，庭堅爲利鈍互陳，皆迥非與義之敵矣。」

去非的詞清婉奇麗，其最優的是「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」之臨江仙一闋云：「憶昔午橋橋上飲，坐中都是豪英。長溝流月去無聲。杏花疏影裏，吹笛到天明。二十餘年成一夢，此身雖在堪驚。閑登小閣眺新晴，古今多少事，漁唱起三更。」王世貞云：「杏花影裏，吹笛到天明」爽語也。此詞在濃與淡之間。」

沈際飛云：「意思超脫，腕力排奐，可摩坡仙之壘。」

趙長卿

自號仙源居士。南豐宗室，有惜香樂府。他的詞，清淡而有風致。如卜算子句云：「人道長眉如遠山，山不似長眉好」又更漏子中「月來衣上明」之句，亦清佳可愛。

呂渭老

一作潁老，字聖求，秀州人。宣和末朝士。有聖求詞一卷。見六十家詞刊本。

趙師秀云：「聖求詞婉媚深窈，視美成著卿伯仲。」楊慎也說：「聖求在宋不甚著，而詞甚工。」其詞如小重山云：「半夜燈殘鼠上檠，小窗風動，竹月微明。夢魂偏寄水西亭，琅玕碧，花影弄蜻蜓。千里暮雲平，南樓催上燭，晚來晴。酒闌人散斗西傾，天如水，團扇撲流螢。」詞境都佳。

蔡伸

字仲道，自號友古居士，蒲田人。宣和中進士。官彭城倅。歷左中大夫。有友古詞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他的詞如柳梢青句云：「自是休文，多情多感，不干風月」亦自清雋。

曹組

字元龍，穎昌人。宣和三年進士。官給事殿中官止副使。有寵於徽宗。任睿思殿待制。有箕穎集。他的詞微思遠致，清俊脫塵。如「詠梅」之蕪山溪句云：「想佳人天寒日暮，黃昏院落，無處著清香，風細細，雪垂垂，何況江頭路。」頗多幽趣。

李甲

字景元，自號華亭逸人。華亭人。其詞有劉攽盤輯本。凡十四首。詞意淺正，比興深遠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如憶王孫云：「萋萋芳草憶王孫，柳外高樓空斷魂。杜宇聲聲不忍聞，欲黃昏，雨打梨花，深閉門。」

向子諲

字伯恭，自號薊林居士，臨江人。建炎初，直龍圖閣，江淮發運使。後遷戶部侍郎。有酒邊集一卷。有雙照樓景刊宋元明本詞本。又有二卷本，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伯恭詞多真情語，如「風流可慣長孤冷，懷抱如何得好開」(鷓鴣天)

徐伸

字幹臣，三衢人。政和初，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，出知常州。有青山樂府，現在失傳。

黃花庵云：「青山詞多離調，惟二郎神一曲，天下稱之。」其詞云：「闌來彈鵲，又攪碎，一簾花影。漫試著春衫，還思纖手。薰徹金貌燼冷，動是愁端如何向。但怪得，新來多病。嗟舊日沈腰，如今潘鬢。」

兩宋詞人小傳

三六

，怎堪臨鏡。重省別時淚溼。羅衣猶凝。料爲我厭厭，日高慵起，長託春醒未醒。雁足不來，馬蹄難駐。門掩一庭芳景，空佇立，盡日闌干，倚徧晝長人靜。」婉轉自然。王壬秋謂爲「妙手偶得之作」。

田為

字不伐。里居未詳。崇甯間，供職大晟樂府。黃花庵說他工於樂府。碧鷲漫志說他的才思，足與方侯雅言相抗。其詞如江神子慢中句云：「此恨對語猶難，那堪更寄書說」亦似豔語也。

南宋詞人小傳

張元幹

字仲宗，別號蘆川居士，長樂人。紹興中，以送胡邦衡詞得罪除名；然因此亦得大名。有蘆川詞一卷。見六十家詞刊本。又二卷本，有雙照樓景宋元明本詞本。

仲宗在宣和間，已有張樂府之聲譽。他的詞多清麗婉轉，與秦觀周邦彥，可以肩隨。他的全集中詞凡百六十篇，四庫全書提要說他以賀新郎詞及寄詞一闕爲壓卷，其詞慷慨悲涼，數百年後尙想見其抑塞磊落之氣。賀新郎詞云：「夢繞神州路，悵秋風連營畫角，故宮離黍。底事崑崙傾砥柱，九地黃流亂注？聚萬落千村狐兔，天意從來高難問！況人情易老悲難訴，更南浦送君去。涼生岸柳催殘暑，耿斜河疏星淡月，斷雲微度，萬里江山知何處？回首對床夜語，雁不到，書成誰與。目盡青天懷今古，肯兒曹恩怨爾汝！舉大白，聽金縷。」

趙鼎

字元鎮，聞喜人。崇寧初進士。累官尙書左僕射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樞密使。卒謚忠簡。有得全居士集。詞一卷。有別下齋叢書本，有四印齋所刻詞本。

趙鼎是宋室中興的一位名臣，但他善於寫詞，却很婉媚，不減花間。如蝶戀花詞中的「盡日東風吹綠

樹，向晚輕寒，數點催花雨。」等句，可玩味也。

岳飛

字鵬舉，相州湯陰人。宣和間應真定宣撫孫，累立戰功，南渡歷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，進樞密副使，封武昌郡開國公。罷爲萬壽觀使。爲秦檜所誣害，殞大理寺獄。（公元一一〇三——一一四一）淳祐六年，賜諡武穆。嘉定四年，追封鄂王。淳祐六年，改諡忠武。

岳飛本是南渡後一位名將，所以他的詞是豪邁的，充分地表現出國事與戰爭的憤激的熱情。沈際飛說他膽量意見文章，悉無古今。他的滿江紅一詞，何等氣概，何等志向，千載下讀之凜凜有生氣焉。詞云：「怒髮衝冠，憑闌處，瀟瀟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長嘯，壯懷激烈。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。莫等閒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靖康恥，猶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時滅？駕長車，踏破賀蘭山缺！壯志飢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。待從頭收拾舊山河，朝天闕。」

曾覲

字純甫，汴人。紹興中，爲建王知客。孝宗受禪，覲權知閣門事。後進開府儀同三司，加少保。有海野詞一卷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純甫詞多悽惋。如憶秦娥云：「風蕭瑟，邯鄲古道傷行客。傷行客，繁華一瞬，不堪思憶。菱台歌舞無消息，金尊玉管空陳述。空陳述，連天草樹，暮雲凝碧。」

張孝祥

字安國，歷陽烏江人。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。孝宗朝累遷中書舍人。領建康留守。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。有于湖集二卷，見六十家詞刊本。又于湖居士樂府四卷，有雙照樓景刊宋元明詞本。又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，拾遺一卷，有涉園景宋金元明詞刊本，又有四部叢刊影宋本。

四朝見聞錄云：「張孝祥精於翰墨，人稱紫府仙。」查恂叔說：「于湖詞聲律宏邁，音節振拔，氣雄而調雅，意緩而語峭。」湯衡也說：「于湖平昔爲詞，未嘗著藻，筆酣興健，頃刻即成，無一字無來處。」如念奴嬌云：「洞庭青草，近中秋，更無一點風色。玉界瓊田三萬頃，著我扁舟一葉。素月分輝，銀河共影。表裏俱澄澈。怡然心會，妙處難與君說。應念嶺海經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膽皆冰雪。短髮蕭蕭襟袖冷，穩泛滄浪空闊。盡挹西江，細斟北斗，萬象爲賓客。扣舷獨嘯，不知今夕何夕？」王千秋說此詞颯颯有凌雲之氣，覺東坡水調猶有塵心。真是筆勢奇偉可愛。

康與之

字伯可。官郎中。他是南渡初年的詞人，很受高宗的賞識。有順庵樂府五卷。

伯可的詞多係婉靡之作，因他是代表當時朝臣貴族的。黃昇說：「伯可以文詞待詔金馬門，凡中興粉飾治具，及慈甯歸養，兩宮歡集，必假伯可之歌詠，故應制之詞爲多。」他的慢詞合律，時人謂可與柳永並肩。但他也很感受到當時時勢喪亂的影響，有「豪華盡成春夢，留下古今愁」（訴衷情）之慨。

辛棄疾

字幼安，號稼軒，濟南歷城縣人。十歲時，受學於蔡松年。蔡氏工詩詞，爲金朝一大文學家。時同學有黨懷英，人因稱爲「辛黨」，時南渡已十餘年，山東久在金人統治之下。棄疾心不忘宋，有志南歸。會領主亮南征大敗，被殺死。時山東豪傑並起，耿京自稱天平節度使，用棄疾掌書記。棄疾勸京歸宋，耿京乃令賈瑞奉表南歸。高宗大喜，授以承務郎，用耿京知東平府節度使如故。及北還復命時，耿京已被部下張安國殺死去降金國。棄疾回到海州，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徑赴金營，擄捉張安國以歸，獻俘行在，斬於市。高宗以爲江陰簽判。孝宗時以大理少卿出爲湖南安撫，後改江西安撫。治軍有聲。仕至寶謨閣待制，進樞密都承旨，未受命而卒。（公元一一四〇——一二〇七）宋末，追贈少傅，謚忠敏。

棄疾有英才，性豪爽，崇尚氣節。他在湖南時，別創新軍名湖南飛虎軍，雄鎮一方。後在江西時以賑濟事解除民困。與朱熹友善，熹沒，時黨禁方嚴，棄疾獨爲文哭之。

棄疾的詞，縱橫慷慨，變化奇放，不主故常。無論長調小令，都是他的人格表現。是南宋詞中第一大家。自蘇軾以詩爲詞，到棄疾更加解放，完全與樂語脫離，自開新徑。世稱蘇辛。吳子律云：「稼軒詞別開天地，橫絕古今。四庫提要說他能於翦翠刻紅之外，屹然別立一宗。四家詞選序論云：「稼軒斂雄心抗高調，變溫苑成悲涼。」陳應行云：「瀟灑出塵之姿，自在如神之筆，邁往凌雲之氣，猶可以想見也。」只要他的詞中喜用典，因爲他的才氣足以赴之。其後如劉克莊輩學他作風，却是滿紙典故，乃至離用書，不復成詞矣。王靜安云：「南宋詞人，白石有格而無情，劍南有氣而乏韻，其堪與北宋頡頏抗者，惟幼安一人耳。近人主南宋而詭北宋，以南宋之詞可學，北宋不可學也。學南宋者，不主白石則主夢窗，以白石夢

窗可學，幼安不可學也。學幼安者，率祖其粗獷，滑稽處可學，佳處不可學也。幼安之佳處，在有性情，有境界。卽以氣象論，亦有傍素波干霄雲之概，甯後世龔隸小子所可擬耶？」

稼軒詞如念奴嬌云：「野塘花落，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。別地東風吹客夢，一枕雲屏寒怯。曲岸持觴，垂楊繫馬，此地曾輕別。樓空人去，舊游飛燕能說。聞道綺陌東頭，行人曾見，簾底纖纖月。舊恨春江流不盡，新恨雲山千疊。料得明朝，尊前重見，鏡裏花難折。也應驚問，近來多少華髮？」梁任公云此南渡之感。

又賀新郎云：「綠樹聽鶉鴉，更那堪鶉鴉聲住，杜鵑聲切。啼到春歸無人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間離別，馬上琵琶關塞黑；更長門翠輦辭金闕；看燕燕，送歸妾。將軍百戰身名裂，向河梁回首萬里，故人長絕；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襟似雪，正壯士悲歌未徹；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清淚長啼血，誰共我，醉明月。」周止庵謂此詞前半闕北都舊恨，後半闕南渡新恨。

小調如菩薩蠻云：「鬱孤臺下清江水，中間多少行人淚。西北是長安，可憐無數山。青山遮不住，畢竟東流去。江晚正愁余，山深聞鷓鴣。」又如醜奴兒云：「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愛上層樓。愛上層樓，爲賦新詞強說愁。而今盡識愁滋味，欲說還休，欲說還休，却道天涼，好箇秋！」

陸游

字務觀，號放翁，山陰人。年十二，能詩文；以蔭補官。孝宗時，特賜進士出身。詩人范成大帥蜀，用他爲參議官，以文字相交，不拘禮法。紹熙初，遷禮部郎中，兼實錄院檢討官。嘉泰二年，同修國史，實錄院修撰，免奉朝請。明年書成，升寶章閣待制，致仕。他生於公元一二二五，死於一二二〇，年八十

六。

陸游爲南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。早歲有志功名，常以恢復中原爲念，故所作詩詞，多悲壯激烈，既已無可奈何，晚年漸歸閒適，描寫自然景物，清麗可喜。與范成大楊萬里等同爲自然詩人。有放翁詞一卷，見宋六十家詞刊本，又渭南詞二卷，附刊渭南文集中。並有四部叢刊本及汲古閣本。

他的詞有激昂慷慨和閒適飄逸的兩種境界。劉克莊云：「其激昂感慨者，稼軒不能過；飄逸高妙者，與陳簡齋朱希真相抗頡；流麗綿密者，欲出晏叔原質方回之上。而世親之者絕少。」詞林紀事云：「藹廬師云：南渡後唯放翁爲詩家大宗，詞亦掃盡穢淫，超然拔俗。」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亦說放翁之詞，求之有宋諸家，無可方比。例如卜算子（詠梅）云：「驛外斷橋邊，寂寞開無主。已是黃昏獨自愁，更看風和雨。無意苦爭春，一任羣芳妬。零落成泥碾作塵，只有香如故。」卓人月謂「末句想見勁節」又好事近云：「歲晚喜東歸，掃盡市朝陳迹。揀得亂山深處，釣一潭澄碧。賣魚沽酒醉還醒，心事付橫笛。家在萬重雲外，有沙鷗相識。」又如雙頭蓮云：「華髮星星，驚壯志成虛，此身如寄。蕭條病驥，向暗裏消盡當年豪氣。夢斷故國山川，隔重重煙水身萬里。舊社凋零，青門後遊誰記。盡道錦里繁華，嘆官閣晝永，紫荊添睡，清愁自醉，念此際付與何心事。縱有楚花吳檣，知何時東逝！空悵望，論美孤香，秋風又起。」詞意雄快，多蓄有悽涼恬退的風致。

放翁在早年時，曾有一段婚姻上的悲痛的故事，他原娶唐氏，伉儷頗相得，但他的母親却與唐氏不和，他不得已而出之。不久，她便改嫁同郡一趙姓者，春日出遊，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園。唐語其夫，爲致酒肴，陸悵然賦釵頭風云：「紅酥手，黃藤酒，滿城春色宮牆柳。東風惡，歡情薄，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，錯，錯，錯！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浥鮫綃透。桃花落，閒池閣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托，莫，莫，莫，莫，錯，錯，錯！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浥鮫綃透。桃花落，閒池閣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托，莫，莫，莫，莫，

「唐氏和之，未幾，遂怏怏卒。放翁後復過沈園時，更賦詩云：『落日城頭畫角哀，沈園非復舊池臺。傷心橋下春波綠，曾見鴛鴦照影來。』」悲痛悽惋之情，滿溢行間。又放翁有示兒絕筆詩，亦頗著名，膾炙人口云。其詩云：「死去原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！」此詞兼有豪放婉麗之妙，其志事亦可見矣。

陸 淞

字子逸，號雪溪，山陰人。官辰州守。放翁雁行也。

淞有瑞鶴仙詞云：「臉霞紅印枕，睡覺來冠兒還是不整。屏閒麝煤冷，但眉峯壓翠，淚珠彈粉。堂深晝永，燕交飛，風簾露井。恨無人說與，相思近日，帶圍寬盡，重省，殘燈朱幌，淡月疏窗，那時風景。陽臺路迥，雲雨夢，便無準。待歸來，先指花梢教看，欲把心期細問，問因循過了青春，怎生意穩。」張叔夏謂此詞頗有樂府遺意。

范成大

字致能，號石湖居士，吳郡人。紹興二十四年進士。累官至吏部尚書，拜參知政事，進資政殿學士，提舉洞霄宮。卒謚文穆。（一一二五——一二〇四）有石湖集一卷。見知不足齋叢書本。又見彊村叢書刊本。趙萬里有重訂本。

陳亦峯云：「石湖詞音節最婉轉，讀稼軒詞後讀石湖詞，令人心平氣和。」致能詩亦自成一格，與陸放翁齊名。稱爲南宋東南文墨之彥。其詞如憶秦娥云：「樓陰缺，闌干影臥東廂月。東廂月，一天風露，

杏花如雪。隔烟催漏金蚪咽，羅幃黯淡燈花結。燈花結，片時春夢，江南天闊。」

楊萬里

字廷秀，吉水人。紹興中進士。後遷寶文閣待制，致仕。有誠齋集。廷秀長五七言詩，與范陸擅名。所作詞不多。亦瀟灑可喜。如好事近云：「月未到誠齋，先到萬花川谷。不是誠齋無月，隔一庭修竹。如今纔是十三夜，月色已如玉。未是秋光奇絕，看十五十六。」

張掄

字才甫，南宋故老。有蓮社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他的詞亦頗含悽惋。如「舊恨無處著，新愁還又作。夜夜單於聲裏，燈花共珠淚落。」

曹勛

字功顯，陽翟人。宣和中官至太尉，提舉皇城司。有松隱樂府三卷，又補遺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助詞多應制之作，詞亦平淡。如「四檐成韻，孤坐無人問」「一江殘照落霞，紅鱸聲中」

葛立方

字常之，丹陽人。紹興中進士。官至吏部侍郎。有歸愚集，詞一卷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立方詞喜用疊字，別有意趣。如卜算子一詞云：「裊裊水芝紅，脈脈菰葦浦，浙浙西風澹澹烟，幾點

疏疏雨。草草展杯觴，對此盈盈女，葉葉紅衣當酒船，細細流霞舉。」

朱熹

字元晦，一字仲晦。婺源人。進士第。累官轉運副使，以煥章閣待制，致仕。卒諡文。（公元一一三〇——一二〇〇）有文集。

元晦是南宋一個有名的理學家，後人稱之爲朱子，他對於四書經籍，多有集注，見解甚高。他的詞則不免有道學家的意味，但在當時也很有名的。

陳亮

字同甫，永康人。有龍川集，詞一卷。

同甫的散文，氣魄極盛，詞亦疏放。周密說他好談天下大略，以氣節自居，而詞亦疏宕有致。他的水龍吟上半云：「遲日催花，淡雲閣雨，輕寒輕暖，恨芳菲世界，遊人未賞，都付與鶯和燕。」又虞美人云：「水邊臺榭燕新歸，一點泥香，濕帶落花飛。」亦頗哀豔。

俞國寶

國寶，臨川人。淳熙間太學生。有醒庵遺珠集。

國寶有風入松一詞爲上所稱賞，並改其末句二字。詞云：「一春長費買花錢，日日醉湖邊。玉鸞慣識西湖路，驕嘶過沽酒樓前。紅香香中歌舞，綠揚影裏秋千。暖風十里麗人天，花壓鬢雲偏。畫船載得春歸

去，餘情付湖水湖煙。明日重扶殘醉，來尋陌上花顛。」沈際飛謂此詞自然馨逸。

曾慥

字端伯。編有樂府雅詞。

岳珂

字肅之，號倦翁，岳飛之孫。累官戶部侍郎，淮東總領兼制置使。有龍川詞一卷，補遺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，又有四印齋刊本。

岳珂對於詞頗有高超的見解，但他自己所作的詞，却未能相稱。如祝英臺中諸詞，可算是他最好的代表作了。

張鑑

字功甫，號約齋，西秦人。官奉議郎直祕閣。有南湖詩餘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功甫能詩，一時名士大夫，莫不與之交游，其園地聲妓者服玩之麗甲天下。所以他的詞豪侈而有清尚。如滿庭芳（促織兒）云：『月洗高梧，露溥幽草，寶釵樓外秋深。上花沿翠，螢火墜牆陰。靜聽寒聲斷續，微韻轉淒咽，悲沉，爭求侶，殷勤勸織，促破曉機心。兒時曾記得，呼燈灌穴，斂步隨音，任滿身花影，獨自追尋，攜向畫堂試鬥，亭臺小籠巧裝金。今休說，從渠牀下，涼夜聽孤吟。』周草窗謂此詞咏物入神。詞筌云：『高調象形容處，心細如絲髮，皆姜詞之所未發。』

楊无咎

字補之，清江人。不仕。自號清夸長者。有迷禪詞一卷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无咎詞多情語，其麗豔風流，迴腸蕩氣之處，不亞於柳詞。他的瑞鶴仙云：「看燈花落盡更欲換，門外初聽剝啄。一樽赴誰約？甚不知早暮恣！貪歡樂。嗔人調謔，飲芳客索強倒惡。漸嬌慵不語，迷奚帶笑，柳柔花弱。難貌扶歸鴛帳，不褪羅裳，要人求托。偷偷弄鬪紅玉，軟輓香薄。待酒醒，枕臂同歌新唱，怕曉愁聞畫角。問咋著可煞歸遲，更休道著。」真是詞意入微，曲盡情態。

趙彥端

字德莊，係宋宗室。淳熙中以直寶文閣，知建寧府。有介庵集四卷。詞一卷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他曾作謁金門一詞，中有「波底夕陽紅濕」句，大爲阜陵所稱賞。又有豆葉黃一詞也頗絕妙。詞云：「粉牆丹檻柳絲中，簾箔輕明花影重。午醉醒來一面風。綠蔥蔥，幾顆櫻桃葉底紅。」

韓元吉

字无咎，號南澗。許昌人。寓居信州。隆興間，官吏部尙書，有焦尾集，又南澗詩餘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元吉與辛棄疾陸游等友善，也頗多贈答之詞。他的詞不無受稼軒的影響，也很豪放疏宕。黃花庵謂：

南澗名家，文獻政治文學，爲一代冠冕。

現錄他的詞好事近云：『凝碧舊池頭，一聽管絃淅切。多少梨園聲在，總不堪華髮。杏花無處避春愁，也傍野煙發。惟有御溝聲斷，似知人嗚咽。』麥孺博說賦體如此，高於比興。

袁去華

字宜卿。江西奉新人。紹興中進士。官知石首縣。

去華善爲歌詞，於綺麗中寓有豪放之氣。有適齋類稿八卷。

黃公度

字師憲，號知稼翁。莆田人。紹興中，除尙書考功員外郎。有知稼翁集十一卷。又知稼翁詞一卷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公度的詞擅有自然的秀美。洪邁說他的詞『宛轉清麗，』實可當之無媿。如菩薩蠻云：『眉尖早識愁滋味，嬌羞未解論心事。試問憶人否？不無言，但點頭。嗔人歸不早，故把金杯惱。醉看舞時腰，還如舊日嬌。』

仲并

字彌性，江都人。紹興中進士。授平江教授，後爲淮東安撫司參事。有浮山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并詞無多出色。所以集中佳作甚少。

玉 韓

字溫甫，常家於東浦。他與辛稼軒諸人相友善，祇是他酬和的詞却很平平。他的詞集名東浦詞，有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毛晉雖會刊過他的詞，但頗有不滿意處。其實集中也不無佳妙之句。

吳 儆

字益恭，休甯人。紹興中進士。淳熙初，爲邕州通判。後轉任朝散郎。致仕。有竹洲詞一卷，見候刊名家詞本，又有宋元名家詞本。

益恭的詞很是淺顯，所以多有真情實意。如西江月云：「竹裏全無暑氣，溪邊長有清風。荷花落日照酃紅，雨過遙山翠重。老作宮祠散漢，本來田舍村翁。腰纏三萬祿千鍾，也是一場春夢。」自有一種自然渾樸的風趣。

劉 過

字改之，號龍州道人。吉州人。他本工詩。會與辛稼軒陸游等贊議伐金。他曾伏闕上書，請光宗過宮；復以書抵時宰陳恢復方略不報。放浪湖海間。有龍州詞二卷，補遺一卷。見六十家詞本，又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他的詞學稼軒。黃花庵云：「改之，稼軒之客，詞多壯語，蓋學稼軒者也。」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說他是稼軒附庸，得其豪放，未得其宛轉。但藝概却說他「自饒俊致，亦足自成一家。」如弔岳武穆王忠烈

廟之六州歌頭云：「中興諸將，誰是萬人英？身草莽，人雖死，氣填膺，尚如生！年少起河北，劍三尺，弓兩石；定襄漢，開魏洛，洗洞庭。北望帝京，狡兔依然在，良犬先烹。過舊時營壘，荆洛有遺民，憶故將軍，淚如傾。說當年事，知恨苦。不奉詔，僞耶真？臣有罪，陛下聖，可鑒臨，一片心。萬古分茅士，終不到，舊姦臣。人世夜，白日照，忽開明。袞佩冕圭百拜，九原下榮感君恩。看年年三月，滿地野花香，齒簿迎神。」

胡詮

字邦衡，廬陵人。建炎初進士。紹興中因抵疏詆和議，謫吉陽軍。孝宗時，復官至資政殿學士。卒諡忠簡。有澹菴長短句一卷。見四印齋刊宋四名臣詞本。

胡詮的詞抒情調興，自然流露，一點沒有刻意傲作，這是他的長處。我們且看其醉落魄云：「百年強半，高秋獨在天南畔。幽懷已被黃花亂，更恨銀蟾，故向愁人滿。招呼詩酒顛狂伴，羽觴到手判元算。浩歌箕踞巾聊岸，酒欲醒時，興在盧同盃。」

程大昌

字泰之，休寧人。紹興中進士。孝宗朝官至樞吏部尚書，龍圖閣直學士。卒諡文簡。有文簡公詞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大昌擅長經學。他的詞較爲遜色。未有大成就。

岳 密

字宗卿，江陰人。隆興初年進士。拜同知樞密院事。卒謚文定。有文定公詞一卷，見四印齋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

密詞如夜行船云：『水滿平湖香滿路，繞重城藕花無數。小艇紅妝，疏簾青蓋，煙柳畫船斜渡，恣樂追涼忘日暮，簫鼓月明人去。猶有清歌迢遞，聲在芰荷深處。』寫景如畫。集中多此意境。

楊 炎

號止濟翁，廬陵人。他與辛稼軒友善，所作的詞也受稼軒的影響，却時多雋語。如『楊柳結成羅帶恨，海棠染就胭脂色，想深情幽怨，繡屏間雙鶩瀉。』又如『吾生如寄，尙想三徑菊花叢。』等句。

洪 皓

字光弼，鄱陽人。第進士。建炎中，以徽猷閣待制，爲通問使。因忤秦檜，被安置英州。後從袁州。卒謚忠宣。有鄱陽詞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洪 适

字景伯，皓的兒字。中博學宏詞科。累官尙書右僕射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樞密使。有盤洲集二卷。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

迺弟邁亦能詞，人稱爲三洪。三洪中以迺詞爲最佳。如浣溪紗句云：「好教斜插鬢雲邊，淡妝仍向醉中看」亦覺清婉。

侯真

字彥周，東武人。紹興中，知建康。有嬾窟詞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實詞情意真摯。如「半嗔還笑眼回波，去欲更留眉斂翠」「北風休遣雁南來，斷送不成今夜睡」諸句，却少婉約的風致。

京鏜

字仲遠，號松坡居士。豫章人。紹興中進士。官左丞相。有松坡居士樂府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

鏜詞富於風韻，頗可玩味。其好事近一闕云：「急雨逐驕陽，洗出長空新月。更對銀河風露，覺今宵都別。不須乞巧拜中庭，枉共天孫說，且信平生拙，極耐歲寒霜雪。」

章良能

字達之，麗水人。居吳興。淳熙五年進士。除著作佐郎。寧宗時官至參知政事。又按周公瑾云，文莊章公名穎，字茂獻，不知孰是。

齊東野語說：「文莊章公自少好雅潔，性滑稽。居一室，汎掃汗飾，陳列琴書，親朋或譏其隣齟無遠志。一日，太素素屏云：「陳蕃不事一室，而欲掃除天下，吾知其無能爲矣！」識者知其不凡。」

他所作的小詞，極有思致。如小重山云：「柳暗花明春事深，小闌紅芍藥，已抽簪。雨餘風軟碎鶯禽，遲遲日，猶帶一分陰。往事莫沈吟，身閒時序好，且登臨。舊游無處不堪尋，無處尋，惟有少年心。」語意甚婉約。

嚴仁

字巽吾，廬陵人。工詞，情意悽婉。如尋梅不見之蘼影詞云：「江空不渡，恨蹤蕪杜若，零落無數。遠道荒寒，婉婉流年，望望美人遲暮，風煙雨雪陰晴晚。更何須春風千樹，儘孤城，落木蕭蕭，日夜江聲流去。日晏山深聞笛，恐他年流落，與子同賦。事關心遠，交淡媒勞，蔓草沾衣多露。汀洲窈窕餘醒寐，遺佩環，浮沉澧浦，有白鷗，淡月微波，寄語逍遙容與。」

黃公紹

字直翁，邵武人。咸淳初進士，隱居樵溪。有在軒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公紹有青玉案詞：「年年社日停針線，怎忍見，雙飛燕。今日江城春已半，一身猶在，亂山深處，寂寞溪橋畔。春衫著破誰針線？點點行行淚痕滿。落日解鞍芳草岸，花無人戴，酒無人勸，醉也無人管。」詞答云此詞「語淡而情濃，事淺而言深，真得詞家三昧，非鄙俚朴陋者可冒。」可見公紹作品的地位了。

李彌遠

字似之，吳縣人。大觀初第進士。南渡後，以爭議和事忤秦檜，罷官歸田。有筠溪詞一卷，見四印齋

彙刊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

彌遠詞多自然之趣，而語亦明顯，却含有深意。如菩薩蠻云：「風庭瑟瑟燈明滅，碧梧枝上蟬聲歇。枕冷夢魂驚，一堦寒水明。鳥飛人未起，月露清如洗。無語聽殘更，愁從兩鬢生。」

王千秋

字錫老，東平人。有齋齋詞一卷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一家詞本。

千秋頗能自鑄新詞，語多巧妙。如「窗明怪得雞啼速」「遺珠滿地無人掬，歸著紅靴，踏碎一街玉」
(醉落魄)「往事已同花屢褪，新歡閒似月常圓」之類是也。

潘枋

初名公筠，字庭堅，號紫巖。閩富沙人。爲人跌宕不羈。美姿容。端平初進士第三，歷太學正，通判潭州。有紫岩集一卷，近趙萬里亦有輯本。

枋詞清俊，不同凡響。其南鄉子云：「生怕倚闌干，闌下溪聲閣外山。惟有舊時山共水，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。應是躡飛鸞，月下時時整佩環。月又漸低霜又下，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。」詞絮說此詞有許多折轉委婉情思。况夔笙也說小令能轉折，便有尺幅千里之妙，而意境蕭瑟。

王十朋

字龜齡，號梅溪，樂清人。高宗時廷對第一，歷知饒夔湖泉諸州。官至龍圖閣學士。卒諡文忠。有梅

溪集。

呂勝己

字季克，建陽人。有渭川居士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曾協

字同李，甯豐人。有雲莊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李處全

字粹伯。淳熙中侍御史。有晦庵詞一卷。見四印齋彙刊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處全的詞很豪淒惋。如「故國淚生痕，那堪枕上聞？」之句可見。

王以寧

字士周，長沙人。有王士周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周必大

字子充，廬陵人。有平園近體樂府一卷。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陳三聘

字夢徵，東吳人。有和石湖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王望之

字瞻叔。有漢濱詩餘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姜夔

字堯章。饒州鄱陽人。蕭東父識之於年少客游，妻以兄子，因此寓居於吳興之武康，與白石洞天爲鄰，自號白石道人，又號石帚。他幼時曾從宦漢陽，後居夏口。其游蹤多在漢陽長沙杭州蘇州吳興合肥之間。慶元中，會上書乞正太常樂府，得免解詆，不第而卒。據吳潛弔他的詞自序說他死於西湖。由此考知他生於一一五五年，約死於一二三五年，年約八十歲。有白石詞一卷，見六十家刊本。又白石道人歌曲，刻本甚多，許氏楹園叢刊最精。

白石道人，氣貌若不勝衣，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。工詩，精通音律。慶元五年，將著成之大樂議進獻於朝廷，欲正廟樂，今載宋史樂志。他的自度曲十七首，皆有旁譜，藉以考見宋之樂理。

黃花庵云：「白石詞極精妙，不減清真，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。」他的詞韻格最高，遺詞精美，所作小詞更富於詩意。與張炎合稱姜張，主清空者皆奉爲圭臬。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云：「白石爲南渡一人，千秋論定……天籟人力，兩臻絕頂，筆力所至，神韻俱到。」

張叔愛說白石暗香疏影兩闕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自立新意，真爲絕唱。現在錄其詞云：「苔枝綴玉，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裏相逢，籬角黃昏，無言自倚修竹。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，想佩環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。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裏，飛近蛾綠。莫似春風，不管盈盈，早與安排金屋。還教一片隨波去；又却怨玉龍哀曲。等恁時，重覓幽香，已入小窗橫幅。」（疏影）「舊時月色，算幾番照我，梅邊吹笛。喚起玉人，不管清寒與攀摘。何遜而今漸老，都忘却春風詞筆；但怪得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瑤席。江國正寂寂。歎寄與路遙，夜雪初積。翠尊易泣，紅萼無言，耿相憶。長記曾攜手處，千樹壓，西湖寒碧。又片片吹盡也，幾時見得。」（暗香）

白石詞中名句甚多，如：「自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。」「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冷月無聲。」（揚州慢）「遠浦驚回，暮帆零亂向何許？」「樹若有情時，不會得青書如此。」（長亭怨慢）「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歸去無人管。」（踏莎行）王靜庵極愛此二語。「數峯清苦，商略黃昏雨。」（點絳脣）「只恐舞衣寒易落，愁入西風南浦。」（念奴嬌）「無尋處，惟有少年心。」（小重心）等句落筆不凡，意境靈空。

史達祖

字邦卿，號梅溪。汴人。爲韓侂胄椽史，頗擅權。後韓敗，被貶死。有梅溪詞一卷。見宋六十家詞本，又見四印齋所刻詞。

張鐵說他的詞「安貼輕圓，情辭俱到」姜堯章說他「奇秀清逸，有李長吉之韻，蓋能融情景於一家，會句意於兩得。」所以吳子律說他的詞爲俊品。如綺羅香云：「做冷欺花，將烟困柳，千里偷將春暮。盡

日冥迷，愁裏欲飛還住。驚粉重，蝶宿西園，燕歸南浦。最妨他佳約風流，無車不到杜陵路。沈沈江上望極，還被春潮晚急，難尋官渡。隱約遙峯，和淚謝娘眉嫵。臨斷峯新綠生時，有落紅帶愁流處。記當日門掩梨花，翦燈深夜語。」

史浩

字直翁，鄞人。有鄞峯真隱大曲二卷。見彊村叢書本

王質

字景文，興國人。有雪山詞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李流謙

字無變，德陽人。有澹齋詞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盧祖皋

字申之，又字次夔，號蒲江。永嘉人。樓鑰的外甥。慶元五年進士。嘉定時爲軍器少監，後權直學士院。有蒲江詞。見六十家詞，又見彊村叢書本。

費耳集云：「蒲江貌字修整，作小詞纖雅。」介存齋論詞雜著亦云蒲江小令時有佳處。如江城子云：「畫樓簾幕捲新晴，掩銀屏。曉寒輕，墜粉飄香，日日喚愁生。晴數十年湖上路，能幾度，著娉婷。年華

空自感飄零。擁春醒，對誰醒。天闊雲閒，無處覓簫聲。載酒買花少年事，渾不似，舊心情。」

高觀國

字賓王，陰山人。有竹屋癡語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一家詞本。

觀國詞立意清新，常發人所未道，尤工於詠物。古今詞話言其「工而入逸，婉而多風。」張炎把他與白石草窗諸人並列，說他的詞「格調不凡，句法廷異，能自成一家。」史達祖也稱他的詞的妙處，少游美成亦未及也。其詞之佳者如菩薩蠻云：「春風吹綠湖邊草，春光依舊湖邊道。玉勒錦障泥，少年游冶時。烟明花似繡，且醉旗亭酒。斜月照花西，歸鴉花外啼。」

黃機

字幾仲，或云字幾叔。東陽人。有竹齋詩餘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一家詞本。

機詞出語平淺，頗多感傷的成分。如「夢斷陽台，甚情懷，似病酒。冰奩羞對，比年時更瘦。」亦不出詞家的濫觴了。

劉儼

一名仙掄，字叔儼。廬陵人。有招山集。

他所寫的詞，句多清淡，如菩薩蠻中云「海棠已謝，春事無多；只有牡丹時，知他歸未歸？」但有時也作豪情綺麗之句，如念奴嬌中的「眼底山河，樓頭鼓角，都是英雄淚。」

張輯

字宗瑞，又號東澤。鄱陽人。有東澤綺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

輯詩詞皆工。朱湛盧云：「東澤得詩法於姜堯章，世謂謫仙復作，不知其又能詞也。」他的詞也多關懷國事，發爲沉痛慷慨之語。如「江頭又見新秋，幾多愁！塞草連天，何處是神州？英雄恨，古今淚，水東流。惟有漁竿，明月上瓜洲。」

高登

字彥先，漳浦人。有東溪詞一卷，見四印齋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

登因事件棗榆，被謫，所以在他的詞中頗多遷謫不平之懷。

胡仔

字元任，新安人。寓居吳興，因自號苕溪漁隱。宣和中官建安主簿。有漁隱叢話，前後集凡百卷。詞亦清佳，頗爲時人所稱。

陳經國

經國，淳祐間人。有龜峯詞一卷。見四印齋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

經國的詞寓感慨於高逸之中，所以言淡而意近，而悲憤激昂處也不遜於張孝祥辛棄疾也。如「誰思神

州，百年陸沉！』與『更剔殘燈抽劍看。』可見他當時襟懷了。

倪偁

字文舉，吳興人。紹興中進士。官太常寺主簿。有綺川詞一卷。見四印齋刊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

尤袤

字延之，無錫人。官至禮部尙書。謚文簡。有梁溪集。

李光

字泰發。上虞人。崇甯中進士，官至參知政事。有莊簡集十八卷，詞一卷。見四印齋刊四名臣詞本。

姚述堯

字道進，華亭人。有簫台公餘詞一卷。見彊村叢書刊本，又見西冷詞萃本。

李泳

字子永，廬陵人。與兄弟洪漳淦浙等五人，合著李氏花萼集五卷。

泳詞最佳，頗有瀟灑飄逸之致。如水調歌頭中『羣山四合飛動，寒翠落檐前』、『喚取龍宮仙駕，耕此萬瓊田。橫笛望中起，吾意已超然。』之句，清婉雋永，的是佳作。

劉克莊

字潛夫，號後村，福建莆田人。曾知建陽縣。作梅花詩，有「東風謬掌花權柄，却忌孤高不主張」之句，言官以爲誹謗，遂免官。端平初，爲樞密院編修官，兼權侍郎官。其後屢進屢退。理宗賜他居第，又特賜同進士出身，除祕書少監，後又兼崇政殿說書，並中書舍人。他曾參劾宰相史嵩之，有直聲。咸淳三年，以煥章閣致仕。時左目失明。咸淳五年卒（一一八七——一二六九）年八十三歲。

劉克莊少年卽負文名，晚年更爲當時一大宗匠。他亦工詩，明白流暢，爲宋詩的大家。他最心服辛棄疾陸游所作詞，與辛棄疾最近，很有諷見筆力，而好用典。有文集二百卷。四部叢刊收有影鈔本後村大全集。詞有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，及彊村叢書本。

克莊如木蘭花云：「年年躍馬長安市；客舍似家家似寄。青錢換酒日無何，紅燭呼盧宵不寐。易挑錦婦機中字，難得玉人心下事。男兒西北有神州，莫滴水西橋畔淚。」又如「老眼平生空四海，賴有高樓百尺，看浩蕩千崖秋色。」（滿江紅）「多少新亭揮淚客，誰夢中原塊土！算事業須由人做！應笑書生心胆怯，向車中閉置如新婦，空目送，塞鴻去。」（賀新郎）淒涼感舊，慷慨生哀。他的懷抱于此可見了。

陸 叡

字景思，號雲西。會稽人。淳祐中，沿江制置使參議，除禮部員外，崇政殿尙書。

叡詞多警句。如瑞鶴仙詞中云：「許多情，相逢夢境。便行雲都不歸來，也合寄將音信。」「對菱花與說相思，看誰瘦損！」

王 炎

字晦叔，婺源人。有雙溪詩餘一卷。見四印齋刊宋元三十一家本。

炎詞感傷的意味中，多追念少年時的愉快。他主張詞須具有婉轉嫵媚之趣。其自序說：「長短句命名曰曲，取其曲盡人情，惟婉轉嫵媚爲善，豪語何貴焉！」詞如「老大逢春，情緒有誰知！」「那得心情似少年，雙燕歸時候。」却也少有情趣。

蔡 戡

字定夫，仙游人。有定齋詩餘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戡詞不多，但很嫵媚婉約，如「皓腕輕纏，結就相思病。憑誰信？玉肌寬盡，卻繫心兒緊。」（點絳脣）

洪咨夔

字舜俞，於潛人。嘉定初進士。官至刑部尙書，拜翰林院學士，知制誥。加端明殿學士。有平齋詞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咨的詞多酬應之作，有新意的很少。

黃 昇

兩宋詞人小傳

字叔暘，號玉林。編有花庵詞選二十卷，前十卷曰唐宋諸賢絕妙詞選，附方外閨秀各一卷，後十卷曰中興以來絕妙詞選。昇本工於詞，所以持擇甚精，去取謹嚴，是研究南北宋詞所必讀的書。

他自己也有散花庵詞一卷。附在花庵詞選之後，有詞四十餘首，其選錄已作，冷暖尤自知也。他的詞極清空，不務雕琢。如「黍黍西風，雞豚曉日，活脫田家趣，客來茶罷，自挑野菜同煮。」頗有田園的風味，亦足見情懷。

黃孝通

字德夫，號雪舟。

在恂叔云：「雪舟才思俊逸，天分高超，握筆神來，當有悟入處，非積學所到也。」劉後村跋雪舟樂章，謂其詞之清麗，叔原方回不能加。如他的湘春夜月云：「近清明，翠禽枝上消魂。可惜一片清歌，都付與黃昏。欲共柳花低訴，怕柳花輕薄，不解傷春。今楚鄉旅宿，柔情別緒，誰與溫存？空尊夜泣，青山不語，殘照當門。翠玉樓前，惟有一波湘水，搖蕩湘雲。天長夢短，問甚時，重見桃根。客次第，算人間沒箇。并刀翦斷，心上愁痕。」詞律謂此調風度婉秀，真佳詞也。

潘希白

字懷古，自號漁莊，永嘉人。寶祐進士。幹辦臨安府節制司公事。德祐初，以史館詔，未赴。

恂叔說希白詞高淡處，可以與稼軒比肩。如「昨夜聽風雨，都不似登臨時候。」「強整帽檐欹側，會向天涯搔首。幾回憶故國尊鱸霜前雁後。」（大有）

方岳

字巨山，祁門人。理宗朝任文學掌教。後曾出知袁州。有秋崖先生小稿四卷。見四印齋刊本，又有涉園景宋元明詞續刊本。

岳詞高逸豪放，自闢蹊徑。如「俯仰人間今古，此意渺滄洲。天地幾今夕？舉白與君浮。」「舊黃花，新白髮，笑重游。滿船明月猶在，何日大刀頭？」（水調歌頭）不特造句清新，兼可見其志懷也。

吳潛

字毅夫，甯國人。嘉定間進士，名列第一。淳祐中，參知政事，拜右丞相，兼樞密使，封許國公。有履齋詩餘三卷。

潛詞多很平易，頗帶感傷的情調，常有「歲多無多人易老」之慨。

汪莘

字叔耕，休甯人。嘉定間會上書未達，即罷仕志。後築室柳溪，自號方壺居士。有方壺詩餘二卷。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程懷古論莘詞云：「叔耕蘊霞箋玉滴之奇，而憂深思遠，未易遽班之賀白也。」他的詞頗有道家意味，與時調不同。如玉樓春下半云：「昨夜溪頭新溜滿，尊前自起噴龍管。明朝飛棹下錢塘，心共白蘋香不斷，」多麼嫵媚婉約，令人心眼俱明。

廖行之

字天民，衡陽人。有省齋詩餘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

行之大膽的引用白話入詞，這是當時詞人所未能的，這正是他的特色。因為自然渾成，活潑有力。如「客情那可，愁似天來大！」說來幾多明暢呵。

朱嗣發

字士榮，號雪崖。其先當炎紹之際，避兵烏程常樂鄉，遂寓居於此。曾爲朝奉郎。後歸附敵門，罕出，舉充提學學官，辭不受。

嗣發有摸魚兒詞最佳。中有句云：「陰晴也只隨天意，枉了玉消香碎。君且醉，君不見長門青草春風淚。一時左計，悔不早荆釵。暮天修竹，頭白倚寒翠。」

蔣捷

字勝欲，宜興人。德祐進士。宋亡後卽隱居不仕，自號竹山遁跡，因他居竹山，人稱竹山先生。有竹山詞一卷。見六十家詞刊本，又見彊村叢書刊本。又竹山詞二卷，見涉園景宋元明詞續刊本。

竹山詞語語纖巧，字字妍倩。其詠物詞多自出新意。藝概說他的詞「洗鍊縝密，語多創獲。」介庵論詞雜著則說他「薄有才情，未窺雅操」耳。他的賀新郎女冠子諸詞中有句云：「描上生綃畫幅，怕不是新來妝束。」「待把舊家風景，寫成閒話，笑綠窠鄰女，倚窗猶唱夕陽西下。」

程 泌

字懷古，休甯人。紹興中進士。知福州，兼福建安撫使，封新安侯。以端明殿致仕。有洛水集，洛水詞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泌詞近蘇辛，多有豪放之氣：如「歸來一笑，尙看看稱得人間寒食」，「這回歸去，松風深處橫笛。」（念奴嬌）

汪 暉

字處微，績溪人。開禧中不舉試，棲隱山中而卒，人稱爲康範先生。有康範詩餘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暉詞多佳趣。有蝶戀花云：「午夜涼生風小住，銀漢無聲，雲約疏星度。佳客欲眠知未去，對床只欠蕭蕭雨。素月四更山外吐，酒醒衾寒，消盡沈煙縷。料想玉人倚處，歸帆日對煙中柳。」

李 昂

字俊明，號文涇。又謂字公昂，資州黎石人。（升庵詞品）或作公昂，番禺人。未知孰是。有文溪詞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楊冠卿

兩宋詞人小傳

字夢陽，江陵人。有客亭類稿十五卷。客亭樂府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

冠卿詞是屬於花間一派的。多綺麗作品。如夢會云：「滿園落花春寂，風緊一簾斜日。翠鈿曉寒輕，獨倚千秋無力。無力無力，燈破遠山愁碧。」

吳文英

字君特，號夢窗，晚年又號覺翁。四明人。他的生平詳細事實已不可考。有夢窗甲乙丙丁稿。見宋六十家詞刊本，又有彊村叢書刊本，校勘最精。

文英詞名，在當時甚盛。尹煥序說：「求詞於吾宋，前有清真，後有夢窗。此非煥之言，天下之公言也。」文英也是精於音律的，只是文字的修養不如周邦彥，所以他的詞雖清麗綿密，然詞意却很晦澀，缺少真氣。張炎說他「如七寶樓台，眩人眼目。碎拆下來，不成片段。」這話是不錯的。因為在他四稿中的詞，幾乎無一首不是靠古典和套語堆砌起來的。王靜庵云：「夢窗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：『日映夢窗凌亂碧』」可謂能一言以蔽之了。

其他的如寫京市舞女之玉樓春云：「茸茸狸帽遮梅額，金蟬羅翳胡衫窄。乘肩爭看小腰身；倦態強隨開鼓笛。問稱家住城東陌；欲買千金應不惜。歸來困頓瘳春眠，猶夢婆婆斜趁拍。」又如浣溪紗云：「門前花深夢舊遊。夕陽無語燕歸愁。玉纖香動小廉鈎。落絮無聲春墮淚，行雲有影月含羞。東風臨夜冷於秋。」

韓 滄

字仲止，潁川人。爲人有高風亮節，宦游不久，卽辭歸。有澗泉詩餘一卷，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流詞多佳句麗語，而情致悽惻。如「更多多少從前盟約，擬待鶯邊尋好語，恍殘紅零亂風迴薄。思往事，信如昨。」又如「隨分溪山供笑傲，這一身閑處惟能縛！琴劍外，盡杯酌。」（賀新郎）

洪 璚

字叔璣。自號空同詞客。有空同詞一卷，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他的詞很是平易，不重雕琢。如「隱隱高城不見，恨無情春水連天，片帆如箭。」這些句子，也自有風致。

戴復古

字式之，天台人。曾從陸放翁遊。有石屏詞一卷。見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。

復古的詞很受稼軒的影響。如清平樂中句云：「總與江頭楊柳樹，繫我扁舟且住。」「借取春風一笑，狂夫到老猶狂。」這可看出很受稼軒的粗豪的影響。

管 鑑

字仲明，龍泉人。有養拙堂詞一卷，見四印齋刊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

他的詞多自然的風趣。如柳梢青云：「澹雲微月，又是一年新秋佳節。天上歡期，人間何事，翻成離別？清尊欲醉還歇，怕飲散匆匆話別。若是經年得回相見，甘心愁絕。」

郭應祥

字承禧，臨江人。嘉定間進士。有笑笑詞一卷。見彊村叢書刊本。

笑笑詞中多酬應之作，不免庸俗；但其中亦有佳句，清新雋妙：「匆匆相遇匆匆去，恰如當初原未遇。」（玉樓春）之類。

魏了翁

字華父，曾築室白鶴山下，因號鶴山。蒲江人。慶元中進士。研思經術，文品醇正。理宗朝，官至資政殿學士，福建安撫使。卒謚文靖。有鶴山集一百九卷。鶴山長短句三卷。見雙照樓景刊宋元明詞本。

了翁原是一位理學名儒，但他在詞中所表現的是清麗的句子和高逸的情懷。正如「夢草閒眠暮雨，落花獨倚春風。」（朝中措）

朱淑真

淑真，錢塘人。自號幽栖居士。以所適非人，常懷幽怨，往往見之於詩詞。後人集爲斷腸詞一卷，見汲古閣刊詩詞雜俎及四印齋所刻詞本。

淑真小詞，佳者甚多。如蝶戀花云：「樓外垂楊千萬縷，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。猶自風前飄柳絮。隨春且看歸何處？綠滿山川聞杜宇，便做無情，暮也愁人意。把酒送春春不語。黃昏却下瀟瀟雨。」幽情苦緒，於此可見。世人又以爲她作有生查子一詞：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」

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滿春衫袖。」而以她爲白璧微瑕，四庫總目提要曾爲辨明此非淑眞所作，乃見之於歐陽修集中云。

趙善括

字應齋，隆興人。有應齋詞一卷，善於寫情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吳泳

字叔永，潼川人。有鶴林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

王邁

字實之，興化仙遊人。嘉定進士。淳祐中，曾知邵武軍。有矚軒集十卷；附矚軒詩餘一卷，有彊村叢書刊本。

吳淵

字道文，甯國人。有退庵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

淵詞多激昂慷慨的情緒，正如他自己的詞所說「酒狂忠憤俱發。」

張炎

字叔夏，號玉田，是循王張俊的六世孫。父樞，工文學，暢曉音律，有審閑集，旁綴音譜，今已不傳。宋亡時，張炎方二十九歲。戴表元送張叔夏西遊序中說他四十歲時，喪其資產。至元庚寅北遊，僅留數月，次年即南歸。此後益貧，曾來鄭設卜肆（袁桷贈詩自注）這也是他決心不住，自甘遜隱。著有山中白雲詞八卷，玉田詞二卷，有曹氏許氏兩種刊本；又有四印齋所刊本，彊村叢書本。其所作詞源一書，爲宋人論詞之最詳盡者。

張炎是亡國王孫，所以詞中多寓感慨。四庫提要說他「所作往往淒涼激楚，即景抒情，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。」

他的詞好鍊字，名句最多。清空多雅音，惟恨少意境，不免浮滑。戈順卿云：「學玉田以空靈爲主，但學其空靈而筆不轉深，則其意淺，非入之滑，即入於粗。玉田以婉麗爲宗，但學其婉麗，而句不鍊精，則其音卑，非近於弱，即近於靡矣。」王靜庵云：「玉田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一語以評之曰『玉老田荒』，真確語也。他的詞如渡江雲云：『山空天入海；倚樓望極，風急暮潮初。一簾鵲外雨，幾處閒田，隔水動春鋤。新煙禁柳，想如今綠到西湖。猶記得當年深隱，門掩兩三株。愁余！荒洲古渚，斷梗疏萍，更漂流何處！空自覺圍羞帶減，影怯燈孤。常疑見桃花面，甚近來翻致無書？書縱遠，如何夢也都無？』

周 密

字公瑾，號草窗。濟南人。寓居吳興弁山，自號弁陽嘯翁；又號齋齋；又號四水潛夫。淳祐中，知義烏。今有草窗詞二卷，補遺二卷。見知不足齋叢書本；又有曼陀羅華閣刊本。又名蘋州漁笛譜二卷，集外詞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他又嘗選編南宋詞，題曰絕妙好詞，亦爲詞選中的佳作。

介存齋論詞雜俎云：「公瑾敲金戛玉，嚼雪望花，新妙無與爲匹。」戈蘭卿云：「其詞盡洗靡曼，獨標清麗，有韶情之色，有騷密之思，與夢窗旨趣相伴，二窗並稱允矣。」

他的小令慢調，都很纖麗婉約，時有好辭語，好意境。如南樓令云：「開了木芙蓉，一年秋已空。送新愁千里孤鴻。搖落江籬多少恨，吟不盡，楚雲峯。往事夕陽紅，故人江水東，翠衾寒，幾夜霜濃。夢隔屏山飛不去，隨夜鵲，繞疏桐。」慢調如高陽臺云：「照野旌旗，朝天車馬，平沙萬里天低。寶帶金章，尊前茸帽風欺。秦關汜水經行地，想登臨都付新詩。縱英游，疊鼓清笳，駿馬名姬。酒酣應時燕山雪，正冰河月凍，曉隨雲飛。投老殘年，江南誰念方回。東風漸綠西湖岸，雁已還人未南歸。最關情，折盡梅花，難寄相思。」

王沂孫

字聖與，號碧山，又號中仙。會稽人。元至元中，曾爲慶元路學正。宋亡後，與周密張炎等結合詞社，所作多詠物詞。他有花外集，一名碧山樂府，一名玉笥山人詞集，樂府補遺一卷。見知不足齋叢書，又見宋六十家詞及四印齋刊本。

沂孫詞琢句峭拔，有白石意度。（張叔夏語）鑿心切理，言近指遠（四家詞選序論）不惟工於詠物，且多故國之感，所以他的詞頗有託意，清空中見沉着。陳亦峯云：「王碧山詞品最高，味最厚，意境最深，力量最重，感時傷世之言，而出之以纏綿忠愛，詞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。」清代詞人張惠言周濟等皆極推崇他，把他列爲宋詞四大家之一。

他的詞如詠吟落葉之水龍吟云：「曉霜初著青林，望中故國淒涼早。蕭蕭漸積，紛紛猶墜，門荒徑悄

。渭水風生，洞庭波起，幾番秋杪。想重匡半沒，千峯盡出，山中路，無人到。前度題紅杳杳，迴宮溝，暗流空繞。啼螿未歇，飛鴻欲過，此時懷抱。亂影翻窗，碎聲敲砌，愁人多少！望吾廬甚處？只應今夜，滿庭誰掃。」

劉辰翁

字會孟，廬陵人。少登陸象山之門。舉進士。時賈似道當權，殺害忠直。辰翁廷試對策極論之，忤賈似道，置丙第。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。江萬里薦居史館；又除太學博士，皆固辭。宋亡，隱居卒。（公元一二三四——一二九七）有須溪集；須溪詞一卷，又補遺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辰翁詞近於蘇辛。况夔笙云：「須溪詞風格道上似稼軒，情跌宕似遺山；有時筆意俱化。純任天倪，竟能略似坡公，往往獨到之處，能以中鋒達意，以中聲赴節，世或目爲別詞，非知人之言也。」他的名詞多宋亡後作，感時撫事，語極沉痛，實爲遺民詞之冠，亦宋詞一大家也。

他的詞如蘭陵王（丙子送春）云：「送春去，春去人間無路。鞦韆外，芳草連天，誰遣風沙暗南浦？依依甚意緒！漫憶海門飛絮。亂鴉過，斗轉城荒，不見來時試燈處。春去，誰最苦？但箭雁沉邊，梁燕無別，庾信愁賦。蘇堤盡日風和雨。歎神遊故國，花記前度；人生流落！願孺子，共夜語。」陳亦峯說「題是送春，詞是悲宋，曲折說來，有多少眼淚！」又爲元宵之望江南云：「春悄悄，春雨不須晴。天上未知燈有禁，人間轉似月無情。村市學簫聲。」亦悽然有黍離之痛。

汪元量

字大有，號水雲，錢塘人。善琴，曾爲宮妃之師。宋亡後，隨宮人留燕，後南歸。往來匡廬彭蠡間，飄如逸仙。有湖山類稿；水雲詞一卷，見疆村叢書本。

元量詞多故國之思。如浙江樓聞笛之好事近云：「獨倚浙江樓，滿耳怨笛哀笛，猶有黎園聲在，念那人天北。海棠顛顛，怯春寒，風雨怎禁得，回首華清池畔，渺蕪煙荻。」

陳允平

字君衡，號麓西，明州人。有日湖漁唱二卷。補遺二卷，見疆村叢書本，又詞學叢書本。

他的詞意境是很高的，懷抱也頗不凡。真如他自己所說「坡翁詩夢未老，翠微樓上月曾共誰倚。」

趙崇嶠

字宗漢，號白雲，南豐人。有白雲小稿一卷，見疆村叢書本。

游九言

字誠之，建陽人。有默齋詞一卷，見疆村叢書本。

默齋詞屬句清空，意境高逸。亦如其詞語云：「空山夜靜海波聲。」

盧炳

字叔陽，自號醜齋。有烘堂詞一卷。見宋六十家詞本。

毛晉說他的「詞中有畫」。因為他所寫的詞，情境清新，如「薰風十里藕花香，一番疎雨釀微涼。」

柴望

字仲山，號秋堂。有秋堂集；秋堂詩餘一卷，有彊村叢書本。

秋堂詞嬌媚多姿，情境幽遠，頗有美成作風。

陳德武

德武，三山人。有白雪遺音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衛宗武

字淇父，華亭人。淳祐間官尚書郎，出知常州。有秋聲集。又秋聲詩餘一卷，見彊村叢書本。

汪夢祥

字以南，績溪人，咸淳初爲史館編修，以忤賈似道，罷官歸。元世祖曾召之入都與仕，不屈而歸。有北遊詞一卷，是寫經歷喪亂亡國之痛的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陳 著

字子微，鄞縣人。寶祐中進士。官至著作郎。後改臨安通判。有本堂詞二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劉學箕

字習之，崇安人。有方是閑居士詞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學箕的詞中，有些在當時足與諸大家相抗。如戀繡衾，望江南，清平樂這些作品。

文天祥

字宋瑞，又字履善，號文山。理宗時，舉進士第一。知贛州。德祐初，元兵入侵，天祥發動郡中豪傑及溪峒山蠻，應詔勤王，拜右丞相。奉使入元軍議和，被執；至鎮江，夜遁，轉輾至溫州。益王立，召見於福州，進左丞相。都督江西，爲元兵所敗，輒走循州。至衛王立，封信國公，進屯潮陽，復爲元兵所敗，被執，拘囚燕京三年，終不屈降，遂被殺。臨刑時作正氣歌以見志懷，元世祖稱爲眞男子。著有文山集，文山詩集。

天祥詞極少，但是非常悲憤的。如大江東去（驛中言別友人）一首云：「水天空闊，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。蜀鳥吳花殘照裏，忍見荒城頽壁，銅雀春情，金人秋淚，此恨憑誰雪！堂堂劍氣，斗牛空認奇傑。那信江海餘生，南行萬里，送扁舟齊發。正爲鷗盟留醉眼，細看濤生雲滅，睨柱吞羸，回旗走懿，千古衛冠髮。伴人無寐，秦淮應是孤月。」

夏元鼎

字宗禹。永嘉人。有蓬萊鼓吹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蒲壽晟

壽晟，泉州人。有心泉詩餘一卷。見彊村叢書本。

趙必瑒

字玉淵，東莞人。有覆瓿詞一卷。見四印齋刊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

林正大

字敬之，號隨庵。有風雅遺音二卷。見宋元名家詞本。

姚雲文

字聖瑞，高安人。咸淳進士。入元，授承直郎撫建兩路儒學提舉。有江村遺稿。

雲文詞風韻清越。情意悽清。如「夢誰到，漢家陵。儘烏紗便隨風去，要天知道，華髮如此星星，歌罷涕零。」等句，頗多感傷的情調。

張玉

字若瓊，松陽人。有蘭雪詞一卷。見疆村叢書本。

石孝友

字秀仲。有金谷遺音一卷。

孝友詞時有佳句，如「殘陽明遠水，古木集栖鴉。」（臨江仙）「山影插尖高幾度，依依銜落日。」（調金門）

何夢桂

字嚴叟，嚴陵人。咸淳進士。入元時尙在。有潛齋詞一卷。見四印齋刊宋元三十一家詞本。

夢桂的詞高曠疏達，有自然之趣。如「漠漠輕雲山約住，半村煙樹鳩喚雨」「彈徹瑤琴移玉柱，蒼苔滿地花陰午」亦頗清新可喜。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兩宋詞人小傳

定價國幣

編著者 季

灝

發行者 民治

出版社 上海下滄路三四弄二三號

代表人 季

聲如

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上海印刷廠

上海下滄路一三七—一四一號

經售處

民治出版社
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#178

204031

78

204031

